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索引

明

前定錄

二卷

明·蔡善繼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一頁

白醉瓊言

二卷

明·王兆雲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二一五頁

雪濤小說

不分卷

明·江盈科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五七一頁

談言

不分卷

明·江盈科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六〇一頁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二册

一頁

一卷起至十一卷止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三册

一頁

十二卷起至二十一卷止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四册

一頁

二十二卷起至三十卷止

清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五册

一頁

一卷起至二十卷止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六册 一頁

二十一卷起至三十五卷止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七册 一頁

三十六卷起至四十八卷止

清

清秘述聞 十六卷 清·法式善撰 三十七編 第八册 一頁

清秘述聞續 十六卷 清·王家相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 一頁

清秘述聞補 二卷 清·錢維福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 一頁

清秘述聞再續 三卷 清·徐 祁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末 一頁

附：索引.....

採異錄 八卷 清·胡源祚撰 三十七編 第十册 一頁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二

明 何良俊 撰

方正第六上

詩小康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武遏寇虐。憚不畏明。  
毛公傳曰。詭隨者。詭人之善。而隨人之惡。鄭氏箋曰。王  
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勅  
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  
者。夫康成之曰。以此。曰。又用此。是蓋深得詩人之旨矣。

至孔穎達正義。乃曰。惡有大小。說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非唯不知詩人之旨。抑且并鄭氏之意而失之矣。蓋詭隨寇虐。其惡相因。豈有異也。夫苟國是若定。雖寇虐之人。亦何能為害。唯善惡不分。則寇虐者始恣肆而無所畏忌。一人詭隨。猶可幾也。一國詭隨。而衆論搖矣。乃至於天下詭隨。為善者將安望哉。故詩人於每章。必著詭隨寇虐。蓋三致意焉。其意以為此詭隨者。迺無善之人。苟一縱之。則根盤芽茁。其勢必至於悖。

罔極。以衆犯政。繾綣而不可解。必無縱而謹之。則無善者始不敢肆。又用是以止寇虐。庶幾不至於作慝敗正。而小康或可冀也。此詩人之意。而孔氏以為詭隨小惡。夫乃欲芟夷寇虐而更壅治之耶。嘗讀屈原卜居篇曰。寧廉潔正直以自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蓋傷之焉。夫一善之不勝衆詭明矣。原豈不知卑疵穢趨之。足以免禍。寧自沉死而不肯為。余觀世亦有方正如原者。然皆取禍不旋踵。嗚呼。傷哉。此所載其疾惡似已。

甚稍失中。然能使詭隨斂跡。至不得自容。亦良快矣。余故以著之篇云。

陳尚書見王莽誅何武鮑宣。喟然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三子參。豐。欽。

在位。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班固漢書曰。御史大

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官廷尉監。累遷尚書。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



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後漢書蘇章傳

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強豪。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

西大俠。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

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

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為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

更始中。陳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王丹。丹曰。俱遭

反覆。唯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

子以不拜遂揖而別。

班固漢書游俠傳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祖遂。宣帝微時。與有故。遵

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

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

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

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

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

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馬伏波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伏波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婚。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降意。大人奈何獨不為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

得失其序。

范曄後漢書曰。梁松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後飛書

毀謗。下獄死。

光武嘗問宋弘求通博之士。

後漢書曰。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父尚。成帝時至

少府。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帝

召拜議郎。每燕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不悅。伺譚出

內。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讓之曰。吾欲薦女。令輔  
 國家以道德。奈何數進鄭聲。以亂雅頌。譚頓首辭謝。良  
 久遣去。後大會羣臣。令譚鼓琴。譚見弘。遂失常度。帝怪  
 問。弘免冠謝曰。臣薦譚。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

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不復令譚給事。范曄後漢書  
曰。桓譚。字君

山。沛國相人。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  
 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  
 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  
 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抵排。

吳大儀初為郡吏。范曄後漢書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  
 菑人。初為郡吏。東平王聞而辟之。上

疏薦良。除議郎。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  
遷司徒長史。

壽。諂稱太守功德。大儀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

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大儀為

功曹。大儀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東觀漢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

賊。不聞鷄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  
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爵。掾史皆  
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  
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縉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縉  
寧足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鯁魚百枚也。

肅宗嘗問第五倫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有之乎。倫

答曰。臣少遭饑亂。米石萬錢。實不妄過人飯。司馬彪續漢書曰。第

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修行清白。

袁安 已見 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

令。安曰。公事自有督郵。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從事瞿然而止。

瞿明本  
作懼。

周穉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妻哀穉都老病。闚問所苦。穉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

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穉都。

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

嘉其清廉。

范史雲。與王子炳親善。

范丹已見。炳。范畢後漢書曰。王真字子

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賃灌園。子炳為考

耻交勢利。為考城令。遷漢陽太守。拜議郎卒。城令。屢遣書請范。范不時往。及子炳除漢陽太守。范與

弟協。步齋麥酒。於路側設壇待之。范見子炳車徒駱驛。

遂不自聞。與弟共辯論於路。子炳識其音聲。即下車。與

相揖。對子炳言。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昔。以叙分隔。范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勢之譏。便起告違。拂衣而逝。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獨重李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



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

徑去。

杜預汝南記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充曰。今

也。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為空自窮也。充請呼隣里。室家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顧其妻。叱而

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

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

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桓文林

桓礪已見

姑。是楊司空

楊賜

夫人。文林父卒。姑赴哀。

止於傳舍。整飾而入。文林心非之。及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司空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悉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

蔡中郎自朔方歸。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

智中常侍

王甫弟也

酒酣起舞。屬中郎。中郎不為報。智素驕貴。慚於賓

客。詬曰。徒敢輕我。中郎遂拂衣去。智密告中郎。怨於囚放。謗訕朝廷。中郎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袁忠嘗乘船戴笠過詣王景興。見景興左右僮從。皆著

青絳采衣。忠非其奢麗。即稱疾發而退。

魏文帝受禪。

曹丕字子桓。魏武長子也。魏氏春秋曰。初夏侯惇勸曹公宜早順人望。曹公曰。若

天命有歸。吾其為周文王矣。後果至丕始代漢。欲用楊公。楊彪己見。為太尉。先遣人

示旨。楊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

被病。豈能贊維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朝

會引見。著布單衣。鹿皮冠。持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司馬

彪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

請之日。便使杖入也。

魏文帝曹丕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

根矩邴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

人從容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

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沐德信少有志介。嘗過其姊。姊為殺鷄炊黍。德信不留。

蘇則魏志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少以學行聞。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魏書

曰。則剛腸疾惡。慕汲黯之為人。與臨菑侯曹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慟

哭。文帝知臨菑如此。初不聞則。後帝在洛陽。嘗從容言

曰。人心不同。當我應天受禪時。天下人有哭者。帝意在

臨菑。則謂見問。須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目之。

則悟而止。

傅子曰。傅巽。字公悌。瑋博達。有知人鑒識。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卧。文師推

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魏志曰。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舉孝廉。初袁

紹以為參軍。入魏為太祖謀臣。拜司空軍祭酒。

呂子義世稱清賢。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數之內。子義燃

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

呂子義已見。

司馬公既進爵為王。

晉書曰。司馬昭。字子上。司馬宣王次子。景王母弟也。咸熙元年。加封。

王。王太尉。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事繼母朱氏。以孝聞。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州界清。

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後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

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帝王政化之要。聞者莫不砥礪。官至太尉。

荀司空

晉陽秋曰。荀顗。

字景倩。太尉或第四子。幼為妙夫。陳羣所異。司馬宣王見而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散騎侍郎。佐命晉室。官。

至太尉。封臨淮康公。

並詣之。荀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

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復疑。太尉曰。相國位

勢。誠為貴重。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備位三公。相去一

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荀遂下拜。太尉獨長揖。王謂太尉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

重。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年八十餘薨。謚元

公。傅子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也。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

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八

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丞相亡。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

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蜀亡。死於國難。廖元儉。蜀志化。字元儉。襄陽人。為丞相參軍。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過宗德豔。欲與共

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

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

安衆人。為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邱守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伉直。

孫仲謀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兄

策既定諸郡。以權為陽



羨長。郡察孝廉。行奉義。校尉。漢遣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竒偉。骨體不恒。大貴之表。年又最壽。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生權。方頤大口。目有睛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策起事江東。權嘗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每參同計謀。策自以為不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子布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張還。謂曰。共為樂耳。公何為作異。張對曰。昔紂為糟邱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過。權默然有慚色。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

顧元歎已見不飲酒。寡言笑。舉動時當。每飲酒歡燕。左

右恐有酒失。為元歎所覺。終不敢肆情。孫權常曰。顧公

在坐。使人不樂。江表傳曰。雍孫譚為選曹尚書。嘗與宴。醉酒起舞不止。雍名譚責之曰。君王以

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於國寧有汗

馬之勞。但階門戶。遂見寵任。何有舞不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向壁卧。

譚立過一時。乃遣去。

陸公紀陸績已見小時。在孫討逆孫策已見坐。時張昭張紘秦松

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公紀在末坐。大聲言

曰。昔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童蒙竊所未安。

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守風糧盡。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良久。呼左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建武初。裴叔則裴楷與山巨源山濤和長輿晉諸公贊曰。和嶠字

長輿。汝南西平人。父追。魏太常。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官尚書。並以盛德

處位。晉武嘗問曰。朕應天革命。海內更始。外間風聲云何。裴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

郗道徽在合肥被徵。

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

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

道經姑熟與王大將軍相見。

王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瑯

琊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

王謂道徽曰。

樂彥輔

樂廣已見

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正

應不勝滿武秋。

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

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道徽曰。擬人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顛所害。

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

而親踈。及愍懷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那

得為比。王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

死守。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道徽曰。丈夫既潔身北面。

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

耳。王素懷無君之心。聞道徽言大忿。遂不復相見。拘留

不遺道徽舉止自若。初無懼心。後王謂錢鳳曰。都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

王敦下石頭。害周伯仁。

虞預音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

晉陽秋曰。顛有風流才氣。正體巍然。儕輩不敢褻。

王世儒與周侯素善。往哭甚

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問其所以。世儒答曰。向哭

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

那得爾。世儒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故而加以極刑。

因數敦抗旌犯上。言辭慷慨。與淚俱下。

音書曰。王彬字世儒。王廩之弟。

37-3

少稱  
雅正。

周僕射

周顛已見

亡後。王敦使人致吊。周仲智曰。

鄧粲晉紀曰。周嵩字

仲智。周顛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

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

人所殺。復何所吊。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後因事

誅嵩。

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初過江時。熒惑守南斗經旬。王丞相語陶回曰。南斗是

揚州分野。為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耳。

陶氏家傳曰。回

字恭淵。為王導從事中郎。為人正直不撓。導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真國器也。

回答

曰。公以明德作相。輔佐聖主。宜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

景造膝。榮惑何由退舍。丞相有愧色。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丹陽尹桓景。頗

以佞事司徒王導。導甚昵之。

王丞相王導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馮氏譜曰。馮懷

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以問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人。祖欽。給事中。父

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蚺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

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

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



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郭景純

郭璞已見

嘗遇顏弘都。欲為之筮。顏曰。年在天。位在

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蔡子尼體貌尊嚴。莫有褻嫚。高平劉整俊才白衣車服。奢麗。語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

不自安。

晉諸公贊曰。蔡克。字子尼。陳留雍邱人。蔡克別傳曰。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少好學。有雅尚。體

親尊  
嚴

王褒已見與管彥為友。約男女為婚。彥後葬父於洛陽。

褒遂別嫁其女。因語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意。馥曰。嫂是齊人。兄當還齊。褒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復何婚之有。

庾異行

庾哀已見

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

母。異行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異行曰。夫

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  
遂不拜。

王懷祖

王述  
已見

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痴。王丞相以

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米價。懷祖  
張目不答。丞相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

桓公

桓温  
已見

議移洛陽鍾簾。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

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  
應先事鍾簾。桓公不能奪。

簡文臨崩。

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温

廢海西公立帝。在位三年而崩。詔桓公居攝。王中郎持詔命入於帝前。

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中郎曰。天下宣元

之天下。陛下何得自專。事遂不行。

王中郎別傳曰。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

人。祖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

兗二州刺史。

桓公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桓。時荀令遠言於朝曰。

若温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朝議

乃止。

晉書曰。荀斐。字令遠。荀崧之子。起家秘書郎。遷尚書左丞。少有儀望風操。甚為簡文帝所重。

會稽王道子專政。

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

進太傅。為桓元所害。

委任羣小。陸祖言

陸納已見

望闕歎曰。好家居。織

兒欲撞壞之耶。朝士稱其忠亮。

周勰為謝太傅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落名教。時

韓康伯領中正。不過勰品。為之議曰。拜下之敬。猶違眾

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以康伯為澄世

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

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清和有思致。幼為舅殷浩所知。

晉書曰。王坦之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美其辭旨。以為是非既辨。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山在地中之象。其致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大方之家矣。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故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

卑素則貴斯降矣。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名皆所以存其所以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

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

王氏譜曰。國寶坦之第三

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弟緒有寵於王。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矜。恭抗表討之。會稽王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孝伯

每正言規諫。

周祗隆安記曰。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

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青兗二州刺史。道

子不從。及赴山陵還。孝伯歎曰。棟棟維新。便復有忝離

之歎。

戴安道

戴逵已見

少有高名。武陵王

司馬晞為太宰。封武陵王。

聞其善鼓

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

能為王侯伶人。

司馬太傅

會稽王道子已見。

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謝尚書因



醉為委巷之歌。王孝伯正色曰。居端右之尊。集藩王之

弟。而大肆淫聲。欲令臣下何所取則。

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拜

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

淮陵內史虞玘子婦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著黃衣。狀如

天師。司馬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賢為之降節。

王孝伯獨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

不反側。

王佛大臨荊州。甚得民和。

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王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

之第四子。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桓南郡桓元時在江

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王每裁抑之。

南郡嘗詣王。通人未出。南郡乘輦徑入。王對南郡鞭門

幹。南郡怒去。王亦不留。

袁彥升袁喬與褚季野友善。及康獻臨朝。康獻皇后彥

升與季野書曰。皇太后踐登正阼。臨馭皇朝。將軍於國。

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况策

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體國而重矣。故友之

好。請從此辭。論者以彥升為得禮。袁書又曰。與將軍雖世譽先後。臭味同歸。

然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欣。隨世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桓玄作逆。晉安帝出宮。時徐野民陪列。悲動左右。及玄

篡立。野民又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廣字野民。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

尤為精純。謝玄為兖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謝尚書謂之曰。徐公

將無小過也。野民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欷歔。沈約宋書曰。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

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為孟昶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

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謝晦為宋臺右衛。權過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

輳。時宣遠在家。驚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為業。汝遂勢傾

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豎籬隔絕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王弘之同

行。參軍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

緣。扈從。敬祖深貴其言。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冲

蔡子度。自豫章徵為吏部尚書。沈約宋書曰。蔡廓。字子

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謨。

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琳。司徒左西屬。廊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至尚書令。時傅季

友

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常侍。徐羨之共管朝政。

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入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亮同誅。蔡因傅隆以

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

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

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為徐干木

羨之小字。

署紙尾也。遂不拜。

沙門慧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參決。帝每引見。常升獨榻。顏延之因醉白上曰。昔同子駭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帝為變色。

王倩玉

王球已見

是司徒

王謚

子。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

虛靜。門無異客。時殷尚書

宋書曰。殷景仁。陳郡長平人。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

侍。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官至尚書僕射。

劉領軍並執權重。傾動內外。

王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

宋書曰。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

大夫。湛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歷官尚書僕射。

領軍  
將軍。

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弘如言往。王舉扇搗曰。若不得爾。弘遠依事啓聞。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

張景胤

張敷  
己見

為正員中書郎。時舍人秋當周赧並管要

務。以張同省名家。嘗欲詣之。周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秋言。我等並己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景胤先

設二牀。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我遠客。周等失色而退。

張景胤為江夏王撫軍記室。江夏就文帝求一義學沙門。會景胤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云。

道中可得言晤。張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武帝

子也。幼明穎。姿顏美麗。武帝特所鍾愛。封江夏王。謚文獻。

蔡興宗在荊州。被徵還都。時右軍王道隆仕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造席。良久。王去。竟不呼坐。

南史曰。蔡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  
歷官吏部侍郎。中書監。

宋孝武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遍擊羣臣。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媠。顏師伯謂議曹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

王僧祐雅為從兄仲寶

王儉已見

所知。仲寶在中書日。常鳴

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仲寶曰。此吾之

所望於若人也。世以仲寶之愛名德。僧祐之不附貴要。

並兩稱之。南史曰。王僧祐字肩宗。瑯琊人。父遠。光祿勳。僧祐雅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

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自天子至侯伯。未嘗與一人遊。卒於黃門郎。

向玄季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南史曰。向柳字玄季。河

內山陽人。父靖。太子左衛率。柳仕至南康郡。涉義宣事。伏法。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袁淑徐湛之顏竣並

已見。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

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

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

利處之。

南史曰。范瑊。字伯玉。平北將軍。汪之曾孫。位至淮南太守。

褚彥回

褚淵已見。

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山

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於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光

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

敷。別見謝瀟。已見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

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

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宋德既衰。齊高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時王延之

與尚書令王僧虔。已見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

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南史曰。王延之。字希季。祖敬弘。宋

侍中。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靜默。不交人事。仕宋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即勅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左僕

射。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

陸慧曉  
己見。

在選任己

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  
叅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  
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

齊高帝於華林宴。使羣臣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  
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時王仲  
寶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

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王僕射

王儉已見

嘗屬王琨用東海郡吏。琨謂信人曰。語郎。

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

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南史曰。琨。王華從父弟也。祖蒼。會稽內史。父擇。不辨菽麥。時以為設

道矜之流。琨少謹篤。為從伯謚所愛。先是琨伯父廡。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

攜琨。恩若同生。為之延譽。歷位宣城太守。孝建中為吏部郎。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

褚始已見

彥回子賁

南史曰。淵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往問訊彥

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以輅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卞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彭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

拂衣竟去。

卞彬已見。

張思曼張緒已見忘情利祿。朝野皆貴其風。常語人曰。吾一

生不解作諾。

劉璉已見嘗為武陵王暉征虜參軍。武陵與僚佐飲。自

割鵞炙。璉曰。應刀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

未敢安席。

中領軍劉劭宋書曰。劉劭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祖懷義。父穎之。並都守。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

受明帝顧命。守尚書僕射中領軍。晚節有棲退志。表求東陽郡。南史曰。劭以世

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尚書令袁聚石蓄水。髣髴邱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



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王吏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劬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為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明帝廢鬱林。虞侍中稱疾不陪位。

齊書曰：虞悺，字景豫，會稽餘姚人。祖嘯父。

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悺少謹勅，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悺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歷官侍中。

帝使尚書令王晏諭旨，以虞舊人，引參佐命。

南史曰：王晏，字休默。

一字士彥。祖弘之，有高行。父普曜，秘書監。晏官侍中左僕射。永明中位任親重，以事伏誅。虞謂晏曰：

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眾議乃止。

任彥升

任昉已見

在齊。紆意於梅蟲兒。

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為制局

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

用為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

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彥升大慙。

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昌。宋太

宰中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仕中書監。加散

侍。騎常

沈休文撰史。王希暉一日問休文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休文戲語云。賢從有何可載。希暉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為美。休文有慙色。

徐勉為吏部尚書。

梁書曰。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

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

稱勉有宰輔之量。

歷官侍中。謚簡肅。

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

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

其無私。

勉嘗為書戒子崧曰。吾家世清廉。嘗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

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此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門人故舊。至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僕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究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牽挽

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麓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漬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通。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宏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湏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為烏鹵。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

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今之所教。畧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朱彥和方貴用事。賓客輻輳。

南史曰。朱彥。字彥和。錢唐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巽

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辨相論。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彥徧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欲引江

3-11

子一為助。南史曰。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

慨有大志。仕終南津校尉。彥和是子一姑夫。子一知彥和不為物議。

所歸。未嘗造門。

王東陽性簡貴。有風格。時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

填咽。時有魏郡申英者。寒門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

右。常指异門曰。此中穰穰。皆以利往。能不至者。唯有大

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南史曰。王承。字安期。初為秘書郎。累遷國子祭

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有。後為東陽太守。

阮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居士度其必至。顛覆。王笳管造門。居士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郡明本  
作邵

郡陵王綸嘗於婁湖立園。廣宴朝士。酒後好聚眾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吐壺。皆莫敢言。謝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冠。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色。

蕭引已見為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

37-3



引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陳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眾人咸從。唯蔡凝與袁憲不行。後主問其故。凝答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眾皆失色。

南史曰。蔡凝字子居。蔡興宗曾孫。蔡樽之孫也。美容止。及

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太建中。選尚信義公主。後主嗣位。為黃門侍郎。

李敬文為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權勢。從敬

文乞麋角翎羽。敬文答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踈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

遠事佞人。

北史曰。李繪字敬文。趙郡平棘人。儀貌端偉。神情朗雋。舅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

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文襄用為散騎常侍。

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韋敬遠至宅。訪以政事。敬

遠仰視其堂。徐語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

或不亡。護甚不悅。有識者以為知言。

柳調為侍御史。楊素嘗戲之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

不明本  
作弗。

風。調欽版正色答曰。調信無可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  
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

輕發。素甚竒之。

北史曰。柳調。河東解縣人。柳昂之子。歷  
官秘書侍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

唯調清素守  
常為時所美。

語林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三

明 何良俊 撰

方正第六 下

李綱嘗乞骸骨。高祖謾罵曰。卿昔為何潘仁長史。今顧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好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

何敢久為尚書。

劉昫唐書曰。李綱字文紀。觀州蓀人。大業末。屏居于鄆。賊帥何潘仁以為長史。

義師至京城。綱謁見高祖。授丞相司錄。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每吐論發言。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蘇世長

已見

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

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幾。不

滿十旬。未為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

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劉仁軌

已見

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沈不同。遂構嫌

恨。與仁軌別籍。每於縣祇奉巨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

事同籍。五品之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

陰涼。

官明本  
作官。

楊德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獐。何須犯他百姓。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

減以自取名。

宋祁唐書曰。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貞觀初。第明經。累官黃門侍郎兼大理卿。

執法平恕。時人比之戴胄。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狄梁

公時入奏事。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絕袍為對。則天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心赧神沮。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劉昫唐書曰。狄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

宗。帝反正。追贈司空。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遇

諸朝。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

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

他。劉昫唐書曰。蘇良嗣。世長之子。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為高宗所稱。則天朝工部

尚書。

武侯將軍田仁會

宋祁循吏傳曰。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

雨。雨大至。誣奏侍御史張仁禕。朝野僉載曰。張仁禕。上郡人。歌之。

高宗臨問。仁禕惶懼失次。韋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禕

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

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

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大唐新語曰。韋

仁約在憲司。見王公御相。未嘗拜。人或勸之。答曰。鵬鷄鷹鷄。豈眾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後為左丞。奏曰。陛下

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韋安石為納言日。劉昫唐書曰。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司空孝寬曾孫。歷德。鄭二州刺史。持

重少言笑。為政清嚴。所在人吏畏之。久視中。遷文昌右丞。尋知納言。二張引蜀商宋霸子

博塞后前。劉昫唐書曰。張易之。白晳美姿容。善音律。先是易之弟昌宗。入侍中禁。既而啓天后曰。臣

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召見。甚悅。兄弟俱侍宮中。傅粉施朱。衣錦繡服。承辟陽之寵。安石言。

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

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語

人曰。韋公真宰相。

劉昫唐書曰。陸元方。蘇州吳縣人。伯父東之。以工書知名。元方延載初遷。

鳳閣侍郎。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

狄梁公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狄奉使先修

供頓。并州長史李玄沖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

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梁公謂曰。天子行幸。

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

宋廣平

宋璟已見

嘗侍宴朝堂。時二張皆為列卿。

朝野僉載曰。周張易

之為控鶴監。昌宗為秘書監。

廣平階六品。在下坐。易之素憚廣平剛

正。妄悅其意。虛位揖廣平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坐。廣平

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謂

廣平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為卿。

大唐新語曰。當時朝列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

六郎。廣平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以親故。當為張五。非易

之家奴何郎之有。

大唐新語曰。鄭善果。性至孝篤慎。父城。周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母崔氏。

甚賢明。曉以正道。故善果勵已清廉。所蒞咸有政績。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皇惑

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

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閣

救子。與子同死。子須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

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大唐新語曰。魏元忠。以推辱二張。反為所構。云

元忠屬意太子。為少年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易之引張說為證。說明其枉。元忠得免死。流嶺南。

宋廣平自廣州召還。玄宗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廣平風  
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自  
以將軍貴幸。訴之於帝。帝益嗟重。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  
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  
源乾曜二人已見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  
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  
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

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容未敢舉箸。待環久

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劉

唐書曰。王毛仲。本高麗人。性識明悟。玄宗為臨淄王。時

常伏侍左右。開元中。部統羣牧。孳息數倍。玄宗大悅。加

位至

特進。

安樂公主恃寵。嘗奏請昆明池為湯沐。中宗不許。劉

陶唐書

曰。安樂公主。中宗女也。韋后欲寵樹公主。為之開府置官屬。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爵。勢傾朝廷。安樂

大役人夫。掘其側為定昆池。池成。中宗韋庶人往宴。令

公卿已下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

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

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爾。

唐詩紀事曰。李日知。鄭州人。景龍初為相。

呂太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戶

部。令牆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

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

俊拔。

大唐新語曰。太乙初為御史。自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

歲寒。心貞徒見節。擇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

吳兢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引張說誣證



魏元忠事云說已許昌宗賴宋璟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不喜知競所為即從容謬語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立已亡不可受誣地下競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競辭曰狗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

稱為今之董狐

劉昫唐書曰吳兢汴州浚儀人勵志勤學博通經史魏元忠朱敬則為相薦其

有史才令直史館神龍中修武后實錄

秘書監姜皎得罪

唐詩紀事曰姜皎長安中為尚書奉御明皇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遂

委心焉。及即位。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内。開元中為秘書監。坐洩禁中語。流欽州道死。張嘉貞附會

權幸。請加詔杖。俄而皎死。劉昫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

州長史。有告其在軍奢僭。按驗無狀。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天子聽政。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諂。

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諂誦之道。帝以嘉貞為忠。

數月。遣中書令。後廣州都督裴奩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貞

復援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

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

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庭辱。以卒伍待。况

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佻先豈容復濫。上  
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  
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  
之。此言非為佻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劉

唐書曰。裴佻先。絳州聞喜人。宰相裴炎從子也。官至工部尚書。

李邕為左拾遺時。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  
順之言。請付法曹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臣  
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

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

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

如此。後代何稱。李邕宋璟張昌宗並已見。

孔著作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張燕公為近

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垧是燕公子。見著作所

撰。謂弟叔曰。多是漢天下族姓。何與伊事。而妄為升降。

叔素與著作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

族。舉朝共推。每有商確。成就諮訪。著作書初成。以呈韋

公。韋以為可行。及聞垧言。著作懼禍。將追改之。以情告

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為千載楷則。奈何以

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何可改也。遂不復改。劉昫唐書曰。韋

述。司農弘機曾孫。篤志文學。有家書二千卷。童時記覽皆遍。父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沖。

景駿。姑子。為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蹟與音。

如遇師資。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舉進士。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宋

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

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居史館二十年。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

蕭茂挺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欲一見之。穎士方有父喪。

不時肯詣。林甫嘗至一故人舍。邀穎士。穎士遂往哭門

內。以待林甫。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李華作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

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為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及卒。門人謚為文

元先生。唐詩紀事曰。穎士以拔獎後進為任。如李陽

冰。皇甫冉。陸涓。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

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

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交也。李

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 常袞當國

劉昫唐書曰。常袞。京兆人。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掌綸誥。時稱常楊。性清直孤潔。

不妄交遊。代宗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崔祐甫在中書。

劉昫唐書曰。崔祐甫。字貽孫。父沔。黃

門侍郎。祐甫性剛直無所容。遇事不回。遷中書舍人。

每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

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諸人不敢言。崔獨以舍人職

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離局。袞

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

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

袞默然無以奪。

唐詩紀事曰。岑參。南陽人。文本之後。至德中任宣議郎。攝監察御史拾遺。裴冕

杜甫薦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備獻替之官。

李揆已見秉政。苗侍中薦元載可大用。

劉昫唐書曰。苗晉卿。上黨壺關人。世

以儒素稱。晉卿開元中知吏部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數千言。或聲色甚勵。晉卿必含容之。畧

無愠色。累官侍中。揆語侍中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麀頭鼠

目之子。乃求官耶。竟不肯納。載入相。除揆秘書監。江淮

養病十餘年。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曰。載羈旅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

拜中書。以貪愆伏法。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答曰。

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唯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



刃。視之晏然。

李肇國史補曰。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曰。顏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

而定。時朱滔王武俊使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

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

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

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

已。後

張延賞在中書。

劉昫唐書曰。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博涉經史。達於政事。苗晉卿見而奇之。

以女妻焉。貞元中拜中書侍郎。

恃權矜已。嫉柳渾守正。使人謂之曰。相

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

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所擠。

續襄陽耆舊傳曰。柳渾。字夷曠。襄陽

人。天寶初。補單父尉。累拜監察御史。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

裴澥為陝府錄事參軍。時李汧公李勉充觀察。始至官

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便請

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召澥讓之曰。某忝公

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

故超越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澥

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

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

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解退。汧公命駕訪之，置在賓

席。

趙璘因話錄曰：解累官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

憲宗寢疾，杜黃裳時為太常卿，欲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以語其婿韋執誼。執誼曰：夫人方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

朱泚召段秀實

已見

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

在。秀實戎服與休並坐，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腕。

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吾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顙。流血巉面。

李惇在淄青幕。屢有規正。節度使王衡不能用。一日王對諸客。別有所問。惇曰。某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復問何為。王作色曰。李十五好為詆訐。惇曰。忠言大夫謂之詆訐。久住何益。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駕而去。

柳元公甚知張尚書正甫。

劉昫唐書曰。柳公綽字起夫。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饑。其

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為文不尚浮靡。官檢校左僕射。河南節

度觀  
察使

元公之子仲郢別見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

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仲郢小字相逢其謙太

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張正甫與

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與

語張聞而謝過

劉昫唐書曰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官至檢校兵部尚書仁而端亮蒞官清強

居外任所  
至稱理

憲宗在東宮時王紹避太子諱請改名時以為諂李藩

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

劉昫唐書曰。李藩。字叔翰。趙郡人。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元和中為中書侍郎。藩為相。材能不及裴垪。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裴垪在中書。有故人自遠來訪。裴給郵優厚。其人乘間

求京府判司。裴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

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紀綱。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

不妨却得。劉昫唐書曰。裴垪。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代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年少驟居相位。器局峻整。

雖大寮前輩。不敢干以私。議者謂垪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為。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寢理。再周邁疾。公論惜之。

鄭珣瑜在中書堂會食。俄王叔文至。吏白宰相方會食。

百官例不得見。叔文恚叱吏。吏入白。韋執誼遽起。延入

閣內。珣瑜歎曰。吾可以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卧家

七日不出。自是罷相。

宋祁唐書曰。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天寶中。退耕陸渾山。以養

母。崔祐甫為相。擢左拾遺。除河南尹。清靜惠下。人不敢干以私。後為門下侍郎。

李逢吉當國。

劉昫唐書曰。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學士李玄道曾孫。元和中。為門下侍郎。憲宗討

淮蔡。以兵委裴度。逢吉密沮之。後又構于方之獄。代度平章事。時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用。及為逢吉所

擠。四海為之側目。

忌裴晉公

裴度已見。

復相。使京兆尹劉棲楚十餘

人。悉力根却之。雖晉公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晉

公置酒延客。棲楚曲意自解。附耳而語。崔咸疾。棲楚舉

酒讓晉公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項安

世家說曰。今坊市晉公笑受而飲。棲楚不自安。趨出坐。

上壯之。宋祁唐書曰。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鄭餘慶。李夷。蕭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為侍御。

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

李公垂李紳為李錡掌書記。錡逗撓不朝。一日召公垂。

使作疏。公垂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

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公垂對曰。生未嘗見金革。



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公垂獄中。錡誅。或欲以聞。公垂謝曰。本激於義。非市名也。乃止。

韋澳是韋貫之子。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一日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宣宗朝。戶部缺判使。韋澳奏對延英。宣宗言戶部缺判

使澳但對以府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問卿意何如。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嘿然不樂。甥柳玘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為時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他政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鎮河陽。

周祖入京師。百官迎謁。周祖見馮道猶設拜。意道便行。

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語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

宋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屏障間。覘見太祖猶袂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速出見。竇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

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著後。方召見。

五朝名臣

言行錄曰。竇儀。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進士。金坡遺事曰。王著既貶官。太祖謂范質曰。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言。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已為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當諭朕意。令勉

赴所職。即日

再入翰林。

陶穀為學士日。嘗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望見將進。而復却者數四。太祖笑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遽趨出。

宋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眾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李文正李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

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真宗欲以後宮劉氏為貴妃。遣使持手札以問李沆。已見沆對使者引燭執手札。因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金遺修。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促治裝去。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

也。東都事畧曰。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真宗朝參知政事。出知亳州。天聖二年。拜工部尚書平章事。在位。重名器。無毫髮私。清約如寒士。卒。贈中書令。諡文節。

王魏公

王旦已見

當國時。玉清宮初成。丁崖相

丁謂

令大具酒

食。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訴玉清飲食。官

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言於魏公。公不答。丁

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答。公曰。此地

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

王魏公至性儉素。東封日。二府議增飾車服。以盛法從。

諸公令人於公第日詞之。一無所為。王冀公

欽若

乃作繡

韉。送公曰。前議恐忘。已令為之。公使具直。置之而不乘。

冀公怪問其故。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事奢僭。以隳典制。

王文正作相。罕接賓客。獨楊大年

楊億已見

來。則對榻卧談。

文正卒時。屬家事。一付大年。後丁晉公求文正家婚。大年令絕之。

楊大年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真宗注云。朽壤。糞壤。令大年重改。因易為隣境。明日引唐故事。不稱職求罷。上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大年必徑出。他處亦然。文穆去國日。朝士皆有詩。大年獨不作。

文穆辭曰。奏真廟傳宣。令大年作詩。大年竟不奉詔。宋史

曰。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進士甲科。累官門下侍郎。卒諡文穆。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輕巧。敢為矯誕。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大年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楊文公在翰林。丁謂初參政事。羣公致賀。楊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逃歸陽翟別墅。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意欲扳公。入其黨中。因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王沂公在閣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於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

富鄭公為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

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加千。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為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馮拯在中書曰。

涑水記聞曰。馮拯。河南人。其父為趙韓王守第舍。拯小時。韓王見而奇之。曰。此

子何不使讀書。其父使就學。數年舉進士。太宗時請立太子。謫嶺南。真宗即位。被用。至宰相。無文學。而性伉直。

官至侍中。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許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

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慙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

如馮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

儒林公議曰孔

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多笑之為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忿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富鄭公之薨神宗對輔臣悼惜且曰富弼平生強項今

誌其墓者亦必一強項人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

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為之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獻公之子篤志

好學神宗在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

時持國知汝州

其弟玉汝在樞密院具聞此語亟遣使報持國曰雖其

家以是相囑。甚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富氏果以誌屬持國。持國與玉汝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已許之。不可食言。因以獲罪。所甘心也。卒為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仕。會富公鎮并門。以帥幕辟之。遂起。

東都事畧曰。韓鎮。字玉汝。忠獻公子也。官至中書侍

郎。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

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

東都事畧曰。徐禧用兵西夏。李稷主糧餉。永樂城陷。闕城俱沒。稷贈工部

侍郎。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

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作而退。

熙寧初。蔡寺丞

名天申。丞相  
挺之子也。

察訪京西。挾其父勢。妄作

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師中轉運使李南公事之甚

恭。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天申獨

立一班。既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本班。知

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替善之下。天申即日行。蓋

位儀注。以官為高下。朝  
謁應天院。留臺職也。

司馬文正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所不

敢為。

范蜀公

范鎮已見

有子弟赴官。乞書詣見朝貴。蜀公不許。曰。

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為立朝。

范景仁與趙閱道私好不協。熙寧中王介甫執政。以景仁時為異同。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閱道對曰。鎮是忠臣。上問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

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涑水記聞曰。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

公事

有隙。

王荆公與唐質肅

唐介已見

同為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公

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力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

日於上前語及此事。唐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

十主。豈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

在安人而已。豈得非純臣。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

公為之變色。



王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嘗一日會於  
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王問所得。子固熟視  
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稱。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  
亦可一稱。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唯理之  
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可廢。言而無理。周孔  
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第戲之耳。羅湖野錄曰。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瑛拜江州守。潘往見之。瑛不為禮。遂懷刺歸。竟不之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焉。

孫少述與王荆公最厚。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亟往造之。相見惟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奉謝矣。悵悵各有惜別之色。人然後知

兩公未易測也。

老學菴筆記曰。孫少述。字正之。與荆公最厚。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

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余規。其相與如此。及公當國數年。不相聞。人謂二公之

交遂絕。

王荆公初叅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荆公曰。為宰相何詎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涑水記聞曰。王安國常非其兄所為。官西京國子教授。任滿至京。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為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殺

身破家。膠及先人。發握邱壠。豈得不預我事也。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

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

而就。不日傳寫。都下紙為之貴。曲洧舊聞曰。紹興初。惠卿牽復知江陵。到任謝

上表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愴憤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詞東坡當筆也。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

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曾子宣布草麻。

洎庭宣有赤烏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士大夫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責知池州。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裏。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帶來畧看。蘇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范淳夫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祖禹。字淳夫。成都人。事神宗哲宗。為太史。著唐鑑。

嘗語李方

叔云。

宋史文苑傳曰。李方。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方六歲而孤。能自奮立。以學問稱。嘗以文謁蘇軾於黃

州。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砂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

李文正

李昉已見

有言。士

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

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

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筴多。相

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時趙鼎張浚作相。

宋史曰。張

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紹興中。總中外之政。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

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言九死

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宋史曰。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紹

興中至宰相。秦檜畏其逼。出知泉州。自泉州歸。復上書

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

府錢十七萬緡。謫官興化軍。論者猶

不已。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史彌遠拜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文節歎曰。董

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語。蕭咸以為堯禪舜

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舜禹揖遜事也。

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

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文節藩臣

僭論麻制。鐫職而罷。

宋史曰。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中博學宏詞科。累遷著作郎。兼翰

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

誦數。

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時洪皓曰。昔韓

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

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

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

古明本  
作兀



烏舍明本  
作悟室。

公無謂秦無人。

宋史曰。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假禮部尚書為大

金通問使。尼堪迫仕劉豫。皓不從。流遶冷山。烏舍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烏舍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烏舍義之而止。

元兵大入。賈似道當國。以去要君。時度宗初即位。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時為叅政。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

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

宋史曰。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少神雋。有鋒穎。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召試館職。遷右正言。為侍御史。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度宗朝。官至叅知政事。

至元中。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三人。以謝枋得為首。時行

省奉詔起之。執手相勞勉。枋得謝曰。上有堯舜。下有巢

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

宋史曰。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讀書五行俱下。

一覽終身不忘。寶祐中對策。極詆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官至權工部侍郎。宋亡。見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傲岸不為禮。與之言。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至京。問謝太后橫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遷憫忠寺。見

呼沙呼明  
本作胡沙  
虎。  
呼沙呼明  
本作虎實。

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離米飲進之。枋得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於地。不食而死。

呼沙呼弑衛紹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言衛王失道。天命絕之。呼沙呼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為諱。後史官謂賈益謙經事衛王。宜知其事。時益謙居鄭州。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慷慨言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弑。大定間。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多所附會。衛

王為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吾唯知此

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

金史曰。賈益謙。字彥

亨。沃州人。大定中。歷仕州郡。以能稱。累官尚書左丞。

廉希憲嘗有疾。帝累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比

土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二斤。且致密意。

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

活也。

元史曰。廉希憲。字善甫。博囉哈雅子也。幼魁偉。舉

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

阿哈瑪。明本作阿合馬。

博囉哈雅。明本作布魯海涯。

元世祖一日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希憲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上稱善。

賈居貞為左司郎中。劉秉忠奏除叅知政事。居貞辭曰：

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執不肯

拜。

元史曰：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世祖知其賢，俾監築上都城，授左司郎中。

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雖軍中未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太薄，敕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

富珠里神。  
明本作李。  
北魯神。

初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富珠哩神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趙承旨

趙孟頫已見

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

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或以承旨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承旨曰。今

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為非。豈欲阻格至元鈔耶。承旨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輕重。則人不得其死。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

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

元史承旨議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

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適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王虎臣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世祖命虎臣往按。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趙承旨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

遂昌山人雜錄曰：吳守趙全繼除杭。吳民泣送不忍捨。時浙省以宗室大

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全不勝折辱。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

世祖嘗與趙承旨共論葉李留夢炎優劣。承旨退語奉御徹爾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僧格罪甚

明本徹爾  
作徹里  
僧格作桑  
哥



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爾至帝前。數僧格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僧格。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

元史曰。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

學。人以為知言云。

達實特穆  
爾明本作  
達識帖木  
邇

呂思誠為浙西廉訪僉事。時南臺御史大夫達實特穆

爾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為天子耳

目。不為臺臣鷹犬也。不聽。元史曰：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母馮氏。夢一丈夫趨而

揖曰：我文昌星也。寤而生思誠。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軒學治經。試國子伴讀。累官國子祭酒。中書左丞。

吾子行吾行已見。遇人巧宦善富。如蟲蛆臭腐。將噬染已。避

去。唯恐不速。

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致者。唯

楊廉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敢強也。

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元鎮善畫。使人持絹。侑以重幣。欲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去其絹。

語林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四

明 何良俊 撰

雅量第七

昔鄙夫爭一簞食。聞堯讓天下而非之。仲尼厄於陳蔡。匡坐鼓琴。子路愠見而弗是也。夫苟能人我皆冥。則無物不遺。知有生皆幻。則何險不夷。此亦難與拘見褊心者道也。

有客薦士於王仲回。王丹仲回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仲

回坐以免。客慙懼自絕。仲回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待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

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

聖賢羣輔錄曰。公沙穆。北海名士也。

張然明進屯長城。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陁。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

然明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

范曄後漢書曰張真

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正身潔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

孔文舉在青州。

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

為袁譚

袁紹子。

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

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

晉紀曰。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猜忌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

顧相。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鑠彥才。濟陰吳

質季重。為魏文帝四友。

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

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

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曹公聞周公瑾年少俊才。謂可以說動。密下揚州。遣九

江蔣幹。

江表傳曰。幹有容儀。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

布衣葛巾。自託

私行。以詣公瑾。公瑾出迎。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

湖。為曹氏作說客也。幹曰。與鄉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

烈。故來叙濶。拜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公瑾曰。



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後三日。公瑾引幹徧觀營壘倉庫。及軍資器仗。復還張燕。示以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君更生。酈叟復在。吾猶拊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稱公瑾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許司徒喪子。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阯。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招靖。靖入蜀。璋

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董休昭

董九已見

與費文偉欲共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

軍請車。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

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樊路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

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有難載之色。

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

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

諸葛武侯亡後。以蔣公琰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

危悚。公琰拔自庶品。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

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眾望漸服。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隨先主入蜀。

除廣都長。先主至廣都。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將加罪戮。丞相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

不時應答。

蜀志曰。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與巴西程

辟為主簿。亮卒。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嘗著漢季輔臣頌。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

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贖吾是耶。則非其本心。

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

以為慢耶。

蜀志曰。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情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

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白。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

矣。復何  
問耶。

魏軍次於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

郫人。游學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丞相請

為參軍。代蔣琬為尚書令。費禕別傳曰。戰國多事。公

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

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

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

為尚書令。欲毀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人

才力相縣。若此。吾聽

事終日。猶有不暇爾。光祿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

圍碁。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文偉與敏留意對戲。色

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文偉

至賊軍遂退。

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略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

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宮舊恩。特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

自警。

范孝敬在武昌。自造冢名長室。時與賓客作鼓吹。入中

晏飲。

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都督。

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老。軍士

戀之。舉營為之隕涕。

夏侯太初

夏侯玄已見。

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無異。舉動

自若。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嵇中散

嵇康已見

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

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山巨源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

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魏陽元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

意以戚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

相。少名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

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

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

捷談笑有父風。

仕至車騎將軍。毓每與參佐射。陽元嘗為畫籌。後遇朋

人不足。以陽元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陽元容範既極

閑雅。兼發無不中。舉坐莫敵。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



盡卿材。有如此射矣。

魏陽元子既先殞。朝野咸謂陽元悲必過慟。陽元退而

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王隱

晉書曰。魏舒字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

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

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問貴賤長幼。至

輒與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

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晉陽秋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

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

### 夏仲御母病危篤常詣洛市藥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

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招求食。或至海邊。拘蠅蚋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網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統勃然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言者大慙。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儻。又能隱形匿影。申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統諸從兄弟欲往觀。共給之曰。從父疾病得瘳。欲因其祭祀。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入門。忽見丹珠輕步徊儻。靈談鬼笑。統驚愕而走。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蟬

竦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  
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憤。吾嘗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  
華父之眼。奈何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也。遂隱床上。被髮而  
卧。不復言。眾踧  
踏。即退遣并珠。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方軌連軫。

共至南浮橋邊。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  
時在船中。曝所市藥。雖見此輩。穩坐不搖。賈公閤望見

竒之。願與相語。

晉諸公贊曰。賈充。字公閤。襄陵人。父逵。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聽訟

稱平。晉受禪。封魯公。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與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為晉律。遣問船中

安坐者為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答曰。會稽北海閭民

夏仲御。

謝幼輿

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

王敦引為長史。

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取官稿。除名。于

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

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晉書曰。東海王越。字

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才。父

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勲封廣武侯。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所害。城

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

吹。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誦。

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閭鼎所害。

桓宣武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太傅王中郎前。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板。流汗霑衣。謝神姿舉動不異常日。舉目徧歷左右衛士。從容語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桓笑曰。正自不能不

爾。於是矜莊之色頓盡。命左右促晏行觴。笑語移日。

桓温

謝安王坦

之並已見。

郗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宴然無異。

郗曰。非公幾不堪此。

嘉賓。郗超小字。晉中興書曰。郗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卓

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司徒左長史。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宣武宴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

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

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

坐嗟異。

孫盛已見。陶靖節征西長史孟府君傳曰。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曾祖宗。以孝行稱。仕吳

司馬。祖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馬。遂為縣人。君少失父。奉母與二弟居。娶大司馬長

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

王子敬夜齋中卧。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

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獻之別傳曰。獻之。字子敬。祖曠。淮南太守。父羲之。

右將軍。獻之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

羊敬元羊欣已見在隆安中見晉室漸亂優游私門不復進

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

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恬然不以高

卑見色論者稱焉

王江州王弘已見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

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

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

至亦無忤也



徐羨之起自布衣。直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嘗與謝晦傅亮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高祖渾。魏將作

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

歷官尚書右僕射。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

看勅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歛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因舉賜鳩。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王或已見。

沈昭畧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於華林省。時昭畧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語昭畧曰。見卿使人思夏侯太初。昭畧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當何辭答之耶。孝嗣不能對。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

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張融已見。南齊書曰。帝寵姬殷淑妃薨。建齋。僚佐觀者多至

一萬。融獨注觀百錢。帝怒曰。融珠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

謝瀹已見。謝與

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終不問

外事。

豫章王北宅後堂宴集。沈率

沈文季已見。

與褚太宰

褚淵已見。

並

善琵琶。酒酣。太宰取樂器作明君曲。沈便下席大唱曰。

沈文季不能作技兒。豫章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太宰顏色無異。

褚太宰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太宰神色怡然。索舉來徐去。

袁太子甚有器度。為侯景所憚。一日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

梁書曰。袁

太子。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太宗即位。立為皇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為賊所害。時年二十八。

韋敬遠子在隨州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沒。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敬遠神色自若。徐語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齊晉陽陷沒。王叔朗與同志避周兵。

北史曰。王晞。字叔朗。小字沙彌。北海

劇人。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齊亡。周武帝以為儀同大將軍。

王温酒服膏。曾

不一廢。每未肯即去。同侶尤之。王曰。莫我尤。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李密據洛口。署李玄道為記室。密敗。為王世充所執。衆

懼不能寐。玄道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寢甚安。及見世

充。辭色不撓。世充用為著作佐郎。劉昫唐書曰。李玄道隴西人。貞觀中為常

州刺史。在職清

簡。百姓安之。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

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

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

潰。劉昫唐書曰。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趨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高祖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義旗

建累功封  
霍國公。

劉禕之坐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

援筆即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

唐詩紀事曰。劉禕之。字希美。常州人。

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有名。號劉孟高郭。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高宗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武后時賜死。

李昭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師德聞

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

大唐新語曰。婁師德弟拜代州

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所謂為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寵祿。率是道也。

婁師德樸忠沈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已見入相。師德舉之。

及為同列。仁傑頗輕師德。頻擠之外。師德知而不憾。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婁師德知人否。仁傑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謂不



知人。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

則天朝早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

爾。明本  
作你。

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魏元忠已見徵時。家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還見老猿為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我乏。使能為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陸充公

陸象先已見

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過參軍。不下馬。參

軍怒責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充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韋斌責斬春時。李鄴侯李泌已見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宴。屢

聞鴟音。韋流涕。鄴侯曰。此聲人以為惡。苟以好音聽之。

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鴟音者。浮以太白。坐客皆企其

聲。終夕不厭。劉昫唐書曰。韋斌。京兆萬年人。父安石。景雲初宰相。斌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

齊名。天寶末。掌文誥。李林甫構陷。貶巴陵太守。

杜兼誣奏李藩動搖軍中。德宗密勅杜佑殺之。杜素重

藩。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共談內典。遂及因報之說。信有

之不。藩曰。信然。杜曰。審如此。君應遇事無恐。因出詔示

藩。藩覽之。無動色。杜言。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

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

李藩杜佑已見。劉昫唐書曰。杜兼京兆人。宰相正倫五

代孫。性浮險矜氣。拜濠州刺史。甚恣凶威。參軍韋賞判官陸楚以論事忤兼。兼誣奏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寃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故兼所至。人側目焉。

陽城

已見

召為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

聞達。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

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裴晉公

裴度已見

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

生死老病。時至則行。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

得言。

胡三省通鑑注曰。李宗閔居靖安坊。當時人因以稱之。

明本無鑿字。

處士丁重有人倫鑒。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某比不熟識

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

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

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旬浹。于果登台鉉。

劉昫唐書曰。于琮給

事中教之子。落拓有大志。駙馬鄭顥以器度奇之。後尚廣德公主。累踐臺閣。揚歷藩府。黃巢犯京師。起琮為相。義不受命。為賊所害。路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方鎮交辟久之方就。數年間至中書舍人。

司空表聖

司空圖已見。

預為壽藏。故人來者。引置壙中。賦詩

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鄭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傳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畧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

仁誨果至樞極。

五代史記曰。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周太祖為樞密。召

仁誨用之。累官內客省使。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

馮道

見已

與趙上交。王度迎劉贇為漢嗣。既而周太祖已

副推戴。左右知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知所為。

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

續世說曰。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

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詞。帝大怒。責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復問唐虛實。又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勅賜相公。



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

乃就刑。

馬令南唐書曰。孫晟。一名鳳。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後易儒

服。謁唐莊宗于鎮州。用為著作郎。天成中奔吳。烈祖得晟甚喜。以為右僕射。後周世宗征淮。元宗懼。遣禮部尚

書王崇質副。晟奉表入周。

江南李氏太弟景遂嘗與官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有

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

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眾皆失色。景遂但斂容謝過。

鄭文寶南唐近事曰。張易為太弟賓客。方雅直率。而好乘醉凌人。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

捧玩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於殿柱。一座失色。諸后避席而謝之。

呂文穆不記人過。初叅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忘。固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人服其量。

東都事畧曰。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第一。累

官叅知政事。李昉罷相。以蒙正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寬簡有重望。以直道自持。趙普開國元老。蒙正晚出。同在

相位。普甚推許之。  
封許國公。謚文穆。

何良俊曰。夫以韓魏公之偉度。猶不能忘李師中。然則知人之過。而能不記者。惟太上忘情耳。下此而曰。我忘之者。其欺人亦已甚矣。故於此。不但見文穆寬中。又有以知其無隱情也。

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侯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

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李文靖

李沆已見

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顏垣敗壁。不以屑

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

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

維

曰。豈可以此動吾一

念哉。

向敏中拜右揆。

東都事畧曰。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沈毅開濟。識大體。深為人主所知。祥符中

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禧元年進右僕射。

宣麻日。李昌武在翰林當對。上謂

之曰。朕自即位已來。未嘗除僕射。今日有此殊命。敏中  
應甚喜。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  
意也。向歸。昌武往候。見門闌悄無人。昌武徑入見之。徐  
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  
唯。又言自上即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  
隆重。眷倚殊越。何以有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  
陳前代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  
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

客飲食燕會亦寂無一人。明日昌武具以所見對。上笑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宋史曰。李宗諤字昌武。文正公昉之子。第進士。授校書郎。初昉居三

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

王太尉

王旦已見

局量寬厚。人不見其喜怒。飲食有不精潔。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

飯。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

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且具粥。

王文正公子弟嘗愬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

飽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饕人所啖。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

王文正公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

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是此人。

丁晉公

丁謂已見

謫朱崖。後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

年。髭鬚略無斑白。人服其量。

丁晉公在光州。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

給京東房錢一萬貫。為其子

珙

數月。呼博而盡。臨終前

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之際。神識不亂。奄然而逝。能榮辱兩忘。大變



不但。當時稱為異人。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以為得輔

臣之體。

龍川志曰。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

不識也。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

事。曰。如不稅農器等  
數事。卒與沂公並相。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

忠愍

寇準已見

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城下人情

恟恟。上使人微覘忠愍。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呂許公

呂夷簡已見

執政。范文正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

後呂再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除龍圖閣直學士。經畧陝西。上以許公為

長者。文正面謝曰。曷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為念。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劔鞘。上裹銀一兩。麓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劔鞘。年節當喫劔耳。宴笑自若。

呂文靖

夷簡

四子

公弼公著  
公奐公孺

皆穎異。文靖與夫人語。四兒

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

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

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開讌。召漕使。顯官特設一桌。致玉盞其上。將酌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臺倒。玉盞

竟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物破亦自有時。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蓋夏國方張元用事也。

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

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

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

龐相龐籍已見為郡掾日。會郡守性褊。好責人小禮。常令掾

屬羅拜庭下。率坐受之。眾皆忿恥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乃命張傘布茅於庭。使人設拜。公拜起唯謹。當時以為遠到之量。

趙閱道趙抃已見為成都轉運。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鶴。坐

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是趙。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唐質肅嘗言文潞公

文彦博已見。

交結宮禁。自御史責英州

別駕。潞公亦罷相。後潞公復相。即上言。唐介所言。正中

臣罪。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

至大用。

東都事畧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御史裏行。論張堯佐不當除宣徽使。言彦博顯用堯佐。陰

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甚。貶英州別駕。

元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



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公名絳。故云。吏悚而退。終不

加罪。東都事畧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林學士。卒諡章簡。

呂晦叔。呂公著已見。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

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

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

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宋史曰。呂嘉問字望之。以

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為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為

家賊。

范忠宣

范純仁已見

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

北方。每日閉門食餽。不知身之在遠。

猗覺寮雜記曰。北人食麪。名餽。

餽。揚雄方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青麪。麥麪。堪作飯。及餅。餽甚美。磨盡無麩。則餽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餽餽字。

范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

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為一笑。舟行過橘洲。

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令正平持蓋。自負夫人以

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亦章惇所為耶。

范丞相在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乃去。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蘇公逮獄時。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裕陵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蘇起居狀。適蘇公晝寢。鼻息如

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

蘇子瞻為鳳翔判官。章子厚任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時劉原父為師。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橫一木為橋。子厚推蘇過潭書壁。蘇不敢。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步躡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亦無民居可僦。止一僧。

秋明本  
作湫

舍可寓。適為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迺居一城樓。極為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卧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

合掌而逝。

蔡肇南宮舍人米公墓誌曰。元章少與禪人摩詰遊。詰以為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

王鼎宰縣日。嘗憩於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

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

之。須臾榻復故處。風亦隨止。

遼史曰。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

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適上巳與同志被禊水濱。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出所作

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調易州觀察判官。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

楊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

盡竊去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

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量。

倪元鎮既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榜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為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語林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五

明 何良俊 撰

識鑒第八

夫人情深阻而莫測。事勢倚伏而難定。况乎人方幼而即審其終。事未形而能知其著。可不謂尤難哉。書曰。知人則哲。維帝其難之。易曰。知幾其神乎。不虛耳。然子貢億則屢中。夫子顧少之焉。何平叔曰。子貢不窮理而幸中。亦所以不虛心也。蓋聖人者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豈

有議擬一涉議擬。或幸中。鮮不失矣。况億以為知者哉。易稱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釋氏所謂常寂常照。皆此道也。後世去古聖賢甚遠。然觀其品校人物。推測事幾。多竒中。若大賢以下有不能者。何耶。蓋東漢以後尚老釋。宋世好談理性。嗚呼。清虛澄汰之功。又焉可誣也。

吳祐牧豬長垣澤中。誦經而行。

范曄後漢書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年二

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瞻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後舉孝廉。北海公沙穆遊太

學。資乏。變服為傭。與祐賃春。遂為交於杵臼之間。

延熹中。京師遊士范滂諸人非毀朝政。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

蟠歎曰。

范曄後漢書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

竒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讓蟠曰。蟠秉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郡召主簿。不行。太尉黃瓊辟不就。瓊卒。歸葬。四方名豪會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能及蟠。惟南郡一士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當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何意乃拘教樂貴之徒耶。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為擁篲先驅。卒有

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

屋。自同傭人。

謝承後漢書曰。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為棟。前後微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

鍾季明

鍾皓已見

為郡功曹。時陳太丘

陳寔已見

為西門亭長。鍾

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

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

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

我。

鍾季明兄子覲是李元禮

李膺已見

姑子。與元禮年齊。並有

令名。覲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元禮祖太尉。

漢官儀曰李修

字伯游。安帝時為太尉。

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

刑戮。復以元禮妹妻之。元禮嘗謂覲曰。孟軻以為人無

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耶。覲嘗以

元禮之言白鍾君。鍾君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

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

時。保身全家。汝道為是。後元禮雖荷功名。卒殞身世禍。

范曄後漢書曰。元禮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

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

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

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

禮言。

聶季寶未詳。

許子將山峙淵停。行應規表。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

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謝子微

世稱其裁鑒。見子將十許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稟氣聰爽。明識達理。有人倫。嘗曰。察其盼睐。則賞其心。觀其顏步。則知其道。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陳寔又

陳仲舉陳蕃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

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

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

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

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

人。不為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讚洪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歿。



曹操微時。人無知者。嘗往候橋太尉。太尉見而異焉。范曄

後漢書曰。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為縣功曹。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光和元年拜太尉。性剛急。無大體。然謙

儉好士。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語曹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

其在君乎。曹常感其知己。後經太尉墓。輒悽愴致祠。自

為祭文。

按曹公祭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標

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文承從容約誓之言。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

公其  
事之。

盛孝章為臺郎。路逢一童子。是孔文舉。孔融孔時年十

已見

餘歲。孝章察其容貌非常。怪而問之。孔舉手答曰。是魯

國孔融。孝章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

兄弟。升堂拜親。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會稽人。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

守。孫策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

未至。果為權所害。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

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

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

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

道代郡太守。

王氏世譜曰。王景。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

荀或見戲志才

魏志曰。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

之。早卒。

郭嘉

魏志曰。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太祖與荀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

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有負俗之累。杜畿

簡傲少文。

魏志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傳子曰。畿自荆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

今荀或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畿于朝。

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司馬德操

司馬徽已見。

有人倫。在荊州時。知劉表性暗。必害

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不辯

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

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司馬徽別傳曰。有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

遇耳。表後見之曰。世人多妄語。此直小書生耳。便以為奇。其智而能愚。皆此類。

管幼安

管寧已見

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

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

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

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已下。心

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

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杜伯侯

杜畿已見

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

交結英雋。以才智著名。

魚豢魏畧曰。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八。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

海內翕然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令閉門斷客。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時豐為黃門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耶。轉騎都尉。智子冲有内實而無外觀。蜀記曰。晉扶

中。司馬劉寶長史桓熙諸官屬共論諸葛亮於時談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因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

伯侯為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伯侯既退。伯侯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時人皆以伯侯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

沖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伯侯知人。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

襄陽記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未有識

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見司馬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李衡小時。聞羊道別有人物。往干之。道曰。多士之世。尚

書劇曹郎也。

襄陽者舊傳曰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孫休在

丹陽衡數以法繩之後休得立衡自詣獄表列前失休下令曰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為忠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

荀奉倩

荀粲已見

與傅蘭碩

魏志曰傅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弱冠知名司空陳羣辟為掾

傳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眇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

夏侯太初

夏侯玄別見

親善荀常語蘭碩與太初曰子等

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蘭碩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荀曰功名



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  
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二人莫  
能難。

裴使君

裴徽  
已見

問管公明。

管輅  
已見

何尚書

何晏  
已見

一代名士。其

實何如。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  
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如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  
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  
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絕

流得中才則遊稍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吾數與何平叔共說老莊易義。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歸之。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夏侯太初在正始中。風格高朗。弘辯博暢。

魏志曰。夏侯

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門。無非俊傑。牧州典郡。立法

垂教。皆為後式。曹爽誅後。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

筆研。

魏畧作不畜華妍。

及司馬宣王亡。許領軍謂之曰。

魏畧曰。許允字

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替俱發名于冀州。官領軍將軍。卿無復憂矣。太初歎曰。士

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

上。不吾容也。

司馬師字子元。晉景王。司馬昭字子上。晉文王。後果及難。魏氏春秋曰。中

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

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殷基通語曰。

司馬懿誅曹爽。費禕設甲乙論。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

庸人。以宗子支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

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

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

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

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

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

閉門。舉兵感而向芳。豈忠臣為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與無大惡明矣。若懿以與奢借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借濫不當矣。

夏侯權入蜀。

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入蜀。

姜伯

約

姜維別見。

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伐之志不。

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

鍾會

者。

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

劉恭嗣年十歲時。嘗於講堂上戲。司馬德操拊其頭曰。

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

魏志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兄望之。有名。

於世。劉表辟為從事。數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廡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遇害。廡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歷官侍中。

辛憲英是佐治女。

世語曰。憲英。適泰山羊耽。魏志曰。辛毘。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

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

立。抱佐治頸曰。辛君知我喜不。佐治以告憲英。憲英曰。

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

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可以久。魏其不昌乎。

夏侯湛憲英傳曰。憲

英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司馬魯芝將爽府兵斬關出城。赴爽。來呼敞俱去。敞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敞遂出。宣王果誅爽。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西。憲英謂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今日難至吾家。琇固請。司馬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

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

聶友小時為縣吏。虞仲翔已見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

仲翔與語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

時見有功曹。斐問之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功曹答曰。

此人縣間小吏。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

君其避之。即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元遜友之。江表傳曰。諸葛

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時

論謂顧子默。顧譚已見子直。吳志曰。顧承。字子直。譚母弟。與陸瑁俱徵。孫權與雍書曰。貴孫

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

其間無所復容。元遜欲以友居

其間。由是知名。

吳錄口。聶友。字文悌。豫章人。有唇吻。諸葛恪軍還。友知其將敗。與滕胤書曰。當

人強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孫峻。忌友。以為鬱林太守。發病死。

阮嗣宗

阮籍已見

先與王渾為友。

世語曰。王渾。字長原。瑯琊臨沂人。有才望。歷尚書涼

州刺史。

時濬冲年十五。

晉諸公贊曰。王戎。字濬冲。太保祥宗族。晉文王輔政。鍾會薦之曰。裴

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晉文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

隨渾在郎舍。濬冲

少阮二十歲。阮與之交。阮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濬冲。

良久。然後出。嘗謂渾曰。濬冲清貴。非卿倫也。共卿言。不



如共阿戎談。

鍾士季

鍾會已見

伐蜀。過王濬沖別。問計將安出。王曰。道家

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士季敗。眾以為  
知言。

嵇叔夜從孫登遊。

嵇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上窟中得之。

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叔夜

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叔夜曰。先生竟無言  
乎。登乃言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

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

用光在乎得新。所以保其焰。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

年。今子多才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叔夜不能用。遂及

於難。

虞預晉書曰。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為證。

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

夏侯太初

夏侯玄已見。

為征西時。樂彥輔父方嘗參其軍事。

彥輔時年八歲。太初見彥輔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

向見廣。神姿朗澈。終為名士。

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冲曠。加有理

識。累遷河南尹。用心虛淡。時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

尚書閔鴻見陸士龍陸雲小時。即竒之曰。此兒若非龍

駒。當是鳳雛。

武伯南三子。小時皆秀異。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郡竹邑人。父周。字伯南。魏光

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同郡劉公榮名知

人。晉陽秋曰。劉景。字公榮。沛國人。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嘗造伯南。伯南曰。卿有

人倫。欲使三兒見卿。卿為目其高下。公榮乃自詣陔兄

弟。與其言論。觀其舉動。出語伯南曰。君三子皆國士也。

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

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

後陔仕至僕射。

王渾從子浚。是司空

沉

賤嬖子。小時不為親黨所知。渾

嘗語諸弟曰。卿等莫輕彭祖。

王浚小字。

此兒平世不減方州

牧伯。亂世可為都督三公。浚懷愍之世。果為幽州都督。

位至鼎輔。如渾所說。

晉諸公贊曰。王浚。字彭祖。為幽州刺史。洛陽破。浚承制。建行臺。以宗

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者。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

會見汝在荆棘中。

晉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

衷。張翹。索紞。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靖

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

結。出為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人。宜在

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

榮同官。咸

器服焉。

夏少明在東。未有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

從之。未至裴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少明

問裴逸民家遠近。答曰。君何以問。少明曰。聞其名知人。

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

民果知之。乃用為西門候。少明於此。遂知名。

胡母彥國過河南尹門下。將飲酒。使門卒王子博取火

子。博曰。卒也。唯不乏吾事。安能為人役。彥國呼與語。歎

曰。吾不及也。因言於河南尹。以為功曹。

永嘉流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

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晉書曰。彥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

光孟祖為博昌亭長。迎新令至都。

晉書曰。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為博昌小

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竒而釋之。時

胡毋彥國與荀道玄共詣令家。

晉書曰。荀遠。字道玄。祖勗。尚書令。父藩。司空。遠

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

望見孟祖。因謂道玄曰。彼似

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是雋器。令怪客久不入。詢

之。吏白與光逸共語。

桓茂倫有鑒識。

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桓榮十世孫。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

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晉中興書曰。桓彝。家

貧而性度高豁。不以簞瓢屑意。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

鑒。為宣城太守。百姓懷之。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

累日。上岸逍遙。見一空宇。有似解署。桓訪之。云是輿縣。

解令。姓徐名寧。桓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

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友而別。

徐江州本  
事曰。

徐寧。字安期。東海郟人。通朗有德素。初為興縣令。過桓  
彝。大相賞得。桓至郟。謂庾公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  
亮問所在。桓即  
敘之。遷吏部郎。

劉真長

劉惔  
已見

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告

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

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

粲。

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  
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



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讀亦遍。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劉穆之既為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陽布衣。不可得

也。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好書傳。博覽多通。為濟陽

江數所知。以宋室佐命。贈侍中。封南昌縣侯。

劉裕布衣時。人未之識。唯王謐獨奇貴之。嘗語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

謝尚書謝混見弘微已見小時即竒之曰此兒深衷夙敏

方成佳器。

謝晦權過太盛兄宣遠每裁止之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王晏曰兄荷武帝

厚恩今一旦替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

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徽

曰。隆昌之末。阿戎

思遠小字。

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

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

南史曰。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

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後至司徒左長史。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已見相識。每託人召之。

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

禍。時人服其幾鑿。

建武中。褚彥回嘗與從弟彥宣同載。道遇齊太祖。彥回指太祖車語彥宣曰。此非常人。將來不可測。

劉祭酒

劉獻已見

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世祖為祭

酒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祭酒曰。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祭酒遇病卒。

傅茂遠

傅昭已見

年十一時。隨外祖於朱雀桁賣曆日。外祖

是袁雍州客。雍州嘗一日來茂遠所。茂遠讀書自若。神

色不改。雍州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是佳器。

南史曰：袁顛，字國章，陳郡

陽夏人。袁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顛官至雍州刺史。

王僧辯東討。梁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弘正至，王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辯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周曰：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

周弘

正已見。

柳文暢

柳惲已見

唯與王暕陸杲厚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

恐累我。

徐陵

已見

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凰。集左肩上。已而

誕陵。時寶誌公在都。世稱其有道。家人攜以候之。寶誌

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  
勸王勿自疎。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  
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

熟明本  
作灼。

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欲作熟官。但思之爛熟耳。

王晞

已見。

蕭大圜

已見

至北時。周兵攻高齊。拔晉州。或問大圜。師遂

克不。蕭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  
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  
為知言。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識幾悟。清慎絕倫。然後與有餘。  
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牛弘已見深識其真。推心

委任。後孝基在事選舉。最為清允。時論彌服牛公識度

之遠。

北史曰。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仁壽初。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

煬帝立。召令復位。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房梁公

劉昫唐書曰。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

人。幼聰敏。博覽經史。善屬文。為太宗佐命。封梁國公。

杜蔡公愕然。端視良久。降階

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為興王佐命。

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後皆如

其言。



王績

見已

知天下將亂。藩部法嚴。一日歎曰。網羅高懸。去

將安所。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

遁。

劉文靜一見唐太宗。退語裴寂曰。大度類於漢高。神武

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

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劉昫唐書曰。李勣。曹州  
狐離人。初事李密。密為

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頓立戰功。  
官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封英國公。

王師旦知舉日。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文辭俊異。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為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太宗怪無昌齡等名。以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辭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恐後生倣效。有變風

雅。帝深然之。

唐詩紀事曰。王師旦。太宗時考功郎中。張昌齡。冀州人。與兄昌宗俱能文。獻翠微頌。

救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南部新書曰。昌齡與文皇作

息兵詔。上見而歎曰。稱衡潘岳之儔也。

大唐新語曰。

昌齡為長安尉。以贓罪

解官。王瑾亦無所成。

李義琛為御史日。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

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

捕。義琛往。數日果獲賊。

劉昫唐書曰。李義琛。中書侍郎。義琛。從祖弟也。為雍州長史。時

闕輔饑。高宗欲令貧民逐食。義琛恐人流轉不還。固爭之。出為岐州刺史。稱良吏。

王勃在沛王府時。諸王方共鬪雞。勃戲為沛王檄英王

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即日竄勃。

狄梁公

狄仁傑已見。

初授并州判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梁

公為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

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

劉昫

唐書曰。閻立本。雍州萬年人。父毘。在隋以工藝知名。立本與兄立德。早傳家業。總章中為右相。與姜恪對掌樞密。

天后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

見狄梁公語廬陵事。梁公敷請。輒至涕下。浸淫不能止。

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梁公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

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

禮迎還。中外大悅。唐詩紀事曰。徐彥伯。兗州人。為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暹善判。司士李

亘工書。彥伯屬辭。號河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大辭士。皆天下之選。彥伯與李嶠居首。

崔湜在中書日。張嘉貞已為舍人。湜頗輕之。常呼為張底。後與商量數事。皆出湜意外。湜驚美久之。顧語同官曰。詎意張底乃我輩人。此終是其坐處。後嘉貞至中書

令。

唐詩紀事曰。崔湜。字澄澗。仁師之子。以文辭稱。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

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

張曲江

張九齡已見。

見朝士趨附楊國忠。語人曰。皆是向火

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溝壑。中不遠矣。後祿山之亂。果皆滅族。

李華文辭綿麗而乏宏傑之氣。蕭穎士已見健爽自肆。時

謂華不及穎士。華自疑過之。嘗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

確。既成。自加汗漫。雜置焚書中。他日與穎士讀之。穎士

稱工。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而服。唐詩紀事曰。李華字遐叔。除右補闕。祿山亂。輦母

而逃。為盜所得。二京復。謫杭州司功參軍。召加司

封員外郎。將以司言處之。華曰。焉有隱節奪志者。可以

荷君之寵乎。移病請告。李峴表為從事。以風痺廢居楚。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茂挺蕭穎士已見求人海內以

為德選。

潘孟陽母劉夫人是劉晏妹。孟陽為戶部侍郎。

劉昫唐書曰潘

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登博學宏辭科。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才。授權知戶部侍郎。

夫人憂

之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試會爾

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之。喜曰。皆爾

儔也。不足憂矣。向未坐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

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

貞元末。為太常卿。王叔文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尋拜平章事。

潘孟陽在德宗朝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有一京尹伺

候累日不得見。乃遣閹者三百縑。劉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為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其危可知。遽勸潘避位。

段文昌自渚宮客遊成都。韋南康與奏。釋褐為賓從。後

劉闢逐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倚曰。此猶

不足與君坐。

劉昫唐書曰。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儻有氣義。韋皋在

蜀表授校郎。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為治。嚴靜有

斷。蠻夷畏服。



韓晉公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能。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比坐交言。晉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幃。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劉昫唐書曰。韓滉字

大冲。太子少師休之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時之雋彥。非公直者不與親密。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社。十年一易。官檢校左僕射。封晉國公。

陸忠州知舉。劉昫唐書曰。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少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德宗素知贄名。召為翰林學士。貞元七年。以兵部侍郎知舉。八年。代竇叅為中書侍郎。後貶忠州別駕。時崔元翰梁肅

文藝冠時。梁肅已見。唐詩紀事曰。崔元翰。初名鵬。舉

等。曰。後當司詔令。竇叅秉政。引知制誥。訓

詞温厚有典誥風。以剛褊罷為比部郎中。忠州輸心於

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眾望不愜。然

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李觀。唐詩紀事曰。李觀。字元賓。以文馳聲。卒于校書郎。

每篇得意處。如健馬。韓愈。劉昫。唐書曰。韓愈。字退之。昌

在御。蹠蹠不能止。黎人。幼刻苦學儒。大歷貞元

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

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官至

吏部侍郎。李絳。宋祁。唐書曰。李絳。字深之。元和中為翰林學

士。一日奏對。李吉甫。盛稱天子威德。絳極言

規切。帝顧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

崔羣

宋祁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

知舉。梁肅薦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

共游梁補闕之門。

唐詩紀事曰。梁肅字欽之。世居陸渾。

蕭復杜佑交薦。終右補闕。

四賢造補闕。靡不偕行。一日延接補闕威

稱四人文學。復獎以交遊之道。補闕素善人倫。觀等既

去。復止崔李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

位極人臣。幸各自愛。後果如其言。

楊炎自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嶺外一

逐吏。超登上台。此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

禍安可棄是。及再貶。果還所服。

劉昫唐書曰。楊炎字公南。鳳翔人。與常袞並掌

綸誥。時號常楊。樂賢下士。人士歸之。以與元載厚善。貶道州司馬。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

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

必為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滉

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

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

相。

裴晉公裴度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

淮西不庭已數年矣。二老人倚柱歎曰。蔡州何時得平。

俄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

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

爾。

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

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曰。謂作相也。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

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聞之曰。

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

路巖已見。劉昫唐書曰。

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畧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以本官平章事。為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

清泰中。樞密直學士呂琦問國家運祚于趙延義。延義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福德者。下官竊有恤緯之僭。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僧德明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

吾不能為千古笑端。

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

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

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舉朝

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

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相之。為宋齊邱深忌。

終不

進用。

孫晟已見為南唐尚書郎。國主賜以一宅。在鳳臺山西岡

壠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

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為相第耶。舉坐莫喻其旨。明年孫

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王昭素謂李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

後果參知政事。

皇朝類苑曰。王昭素。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

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已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

求仕。致相見之晚。對曰。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為國子博士。逾月

遣還。善攝養。年九十餘卒。

李文靖

李沆

在相位時。王文正

王旦

為參政。西北二方

猶梗。羽書日聞。或至盱眙。王公歎曰。安得企見太平。吾

輩稍得優游乎。文靖曰。國家少有憂勤。足為警戒。異日

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後北



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寢尋巨典。無所不講。屬王公衰病。疲於贊導。始服文靖之深識。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固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為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為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

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為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胷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明識也。

王魏公旦在政府。一日。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

造謁。公辭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婿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啓公。公曰。韓郎未之思爾。王薛皆李公之婿。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是李文

靖夫人有所請託。

王魏公與楊文公品量人物。楊曰。丁謂果何如。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丁果被流竄。

章得象為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為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嘉其有度。援引

以至清顯。嘗云。章公他日必為公台。

東都事畧曰。章得象。字希言。世家。泉

州。後徙居浦城。寶元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謂曰。先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麗。

故大用也。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為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丁將

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

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

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

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宋史曰。唐肅。字叔元。

杭州錢塘人。錢鏐時。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游。學者慕之。官至龍圖閣待制。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為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范文正為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人皆服其言。

慶曆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

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

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東軒筆錄曰：劫盜張海過高郵。

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具牛酒迎勞。事聞，朝廷大怒。時富鄭公在樞府，議欲誅仲約。范欲宥之。富公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感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富公終不以為然。及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富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逸林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

范鎮已見

方為舉子。薛一見愛之，館

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薛。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與俱來。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薛奎。

字宿藝。絳州人。嘗尹開封。以嚴為治。及鎮蜀。則以惠愛稱。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官至叅知政事。卒。

論簡肅。

御史臺有閣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

此語誼於縉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閹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大凡役使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儒林公議曰。范諷齊人性。



疎誕。不顧小節。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大言。捍闕。時有補益。當塗者皆畏之。任三司使。闕畧財計。議者以謂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噉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深疾之。

呂獻可待對於崇政殿。時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

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必天下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後安石變法。人始服獻可先見。邵氏聞見錄曰。呂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初為侍御史。言歐陽修首建邪議。尊濮安懿王。出知鄴州。神宗擢天章閣待制。又論王安石。出知鄴州。

盛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

謁文肅。驟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  
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別日。為一詩謝之。公  
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  
意。詣通判刁繹言其故。刁往見文肅問之。公曰。始見其  
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  
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  
文元為叅政。與有章有舊。薦為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  
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

東都事畧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性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度肌體豐大。艱于拜起。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張樂全方平守陳。富鄭公在亳社。以不行新法。謫知汝州。

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富歎曰。人果難知。某三次薦安

石。謂其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

未識此人。方平昔年知舉。辟為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

論事。則滿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

往還。

李待制在仁宗朝嘗為州縣官。因邸吏報包希仁包拯已見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張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為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為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

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為不誤人也。溫公遂止。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嘗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粘著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金飾。一銀。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排列於屏間。以候之。

廉文正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

從甚都。詣門求見。文正弟薊公希為通謁。文正讀書不  
顧。薊公出。整復浼入言之。文正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  
坐。令整入。整展拜起立。不與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  
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整出。愧赧殆無  
人色。頃之。有士人在羈旅。寒餓狼狽。衣冠襤縷。袖詩求  
見。文正兄弟皆擲揄之。薊公復入為言。文正亟令設坐。  
戒內人備酒饌。至外門肅入對坐。張燕執禮甚恭。且錄  
其居止。士人但言困苦乞歸。明日言於世祖。皆遂其請。

文正兄弟怪問。劉元帥主上之所倚任。反薄待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我等不能無疑。文正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噸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是賣國叛臣。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重義。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在宋不與燕坐。况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將掃地矣。聞者無不歎服。陶九成輟耕錄曰。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

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魯凱官廉訪使。因氏焉。希憲國初拜平章事。

倪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日鬻其家田產。不



事家人作業。唯逍遙吟諷。兼寓意於圖畫。人竊笑其為  
戇。後兵興。諸富家田產剝剝都盡。衆始服其有見。

語林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六

明 何良俊 撰

賞譽第九 上

孔子嘗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則孔子但不毀人耳。亦何嘗不譽人哉。然必試耳。余觀東漢喜標樹。晉世好加獎飾。然一時雖門閥子弟。皆賢可施於行列。昔人以爲名者。摩世厲鈍之具。豈不信哉。善乎龐士元之言曰。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

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夫古多善俗。或者用此道也。後世欲以深文苛議。激振頽風。然一遭譏貶。而賢者率多自棄。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加之慮哉。

賈景伯與班固並校秘書。景伯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語防曰。賈達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

陽山矣。

范曄後漢書曰。賈達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

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賈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偉節最優。時人為之語曰。

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少遊京師。與郭林宗為談論之首。一

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或問汝南范孟博。

范滂已見

郭林宗何如人。范曰。隱不違親。

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范曄後漢

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家貧。早孤。母使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屈伯彥學。三年。博通墳籍。游洛陽。見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與李膺

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兖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為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世目陳仲舉

陳蕃已見

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

周瑀已見

瀏瀏如

松下風。

世說作世目李元禮。設設如勁松下風。

一云。世目潁川李府君

李膺已見

頽頽如玉山。汝南陳仲舉

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

朱穆已見

飄飄如行松栢之下。

潁川為之目曰。荀氏八龍。慈明

荀爽已見

無雙。

范曄後漢書曰。荀淑字季

專明本  
作專。

和為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為神君。卒年六十七。李膺  
自表師喪去官。生八子。儉鯤靖燾汪爽肅勇。並有名稱。  
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苑康以為。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遂改曰高陽  
里。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為賓客。

典略曰趙

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  
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  
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欲殺之。戩引辭正色。卓雖凶戾。  
屈而謝之。故將王允被害。戩棄官收斂。三輔亂。戩客荆  
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荊州。執  
戩手曰。何相見之晚。遂辟為掾。爾時禰正平

張隲文士傳曰。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  
才辭。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來游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興平中。衡避難

荆州建安初。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戩。歎曰。所謂來遊許下。

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阮元瑜少有雋才。應機捷麗。嘗就蔡伯喈學。蔡歎曰。童

子奇才。朗朗無雙。

平原陶丘洪。青州先賢傳曰。陶丘洪。字子休。平原人。清

年三。舉劉正禮為茂才。范曄後漢書曰。劉繇。字正禮。東

揚州牧。時袁術據淮南。繇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南

奔。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

章。奔豫。是公山弟。范曄後漢書曰。劉岱。字公山。董卓入洛

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



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黃巾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

舉正禮。洪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

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何所復難。

陳長文

陳群別見

與孔文舉共論汝穎人士。陳曰。荀文若

見公達

魏春秋曰。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幃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

稱之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

休若

荀氏家傳曰。荀衍。字休若。或第

也。三兄

友若

荀諶。字友若。或第四兄。袁紹在冀州。以諶為謀主。

仲豫

荀氏家傳曰。荀悅。字仲豫。

或從父兄也。父儉。朗陵長。祖淑。朗陵侯相。張璠漢紀曰。悅清虛沉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當今並無對。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脂元升以哭孔文舉尸。魏太祖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

原。元升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

慷慨。魚豢魏畧曰。脂習。字元升。京兆人。公府辟舉高第。天子西遷。及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

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撫

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魏文帝初受漢禪。群臣皆揚魏德。衛臻獨稱漢美。文帝

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目王仲宣為泥下潛蛙。

龐德公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

為水鏡。

諸葛武侯甚知蔣琬。用為長史。常曰。公琰托志忠雅。當

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鍾士季

鍾會已見

入蜀。甚知姜伯約。謂長史杜元凱曰。

杜氏新書

曰。杜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曰。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

也。著左氏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作盟會圖。春秋長歷。成一家學。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

太初。

諸葛誕夏侯玄並已見。

不能過也。

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母居。好鄭氏學。

傳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孫盛雜紀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

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蜀志曰。亮辟維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卻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

宅舍微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

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潔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

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撻。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張子綱張絃已見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

美寶為質。雕磨益光。不足以損。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裴徽已見何鄧二尚書何晏鄧颺並已見劉太

常劉寔已見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殆

白日欲寢矣。晉書曰。劉寔弟。名智。字子房。貞素有凡風。少貧。負薪自給。讀誦不輟。以儒行稱。

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閤

漢末。明本  
作生漢末。

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

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足以回其顧。妙乎與三皇之

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群言之所能髣髴。

常心之所能測量哉。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

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污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陸士衡與弟士龍俱有雋才。張司空張華見而悅之。常

曰。伐吳之利。在獲二雋。

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孤松之獨立。

嵇君道

嵇含已見

云吾在洛嘗與二陸談

陸機陸雲並已見

覺辭少

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

枯葉

世目鄧士載為伏鸞陸士龍為隱鵠

衛伯玉明識清允傅蘭碩

傅嘏已見

極貴重之比之甯武子

晉書曰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父覲魏尚書瓘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在位以任職稱鄧艾鍾

會伐蜀瓘以侍中持節監艾會軍事

張茂先甚重成公簡

王隱晉書曰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

心味道。固有干其志者。由是默識過人。

嘗曰。公簡清靜比揚子雲。

揚雄自敘曰。雄

為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擔石之

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默識擬張安世。

班固漢書

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以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

顧彥先少有珪璋。符采朗澈。弱冠仕吳為黃門郎。當時

後進盡相推許。稱為大才令望。

衛叔寶是樂彥輔壻。

衛玠樂廣

並有海內之名。裴叔道嘗稱



不言明本  
作不復言

之曰。婦翁冰清。女壻璧潤。裴遐已見。

周中丞弼目裴逸民曰。裴公若武庫。五兵縱橫。晉諸公贊曰。裴

顧。字逸民。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嘗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

廣與顧清談。欲說理。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尚虛無。笑而不言。

山季倫薦蔡克於王太尉曰。蔡子尼今之正人。太尉以

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太尉聞克

在選。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山簡王衍蔡克並已見。

王平子風韻邁達。甚為從兄濬冲夷甫所知。四海士人

一為平子品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晉諸公贊曰。王

澄。字平子。有達識。仕至荊州刺史。

王大將軍甚重王太尉。常稱之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

在瓦石間。

王武子為本州大中正。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

才。能清言。起家訪問關求孫子荆品狀。張隲。文士。傳曰。中書郎。終太僕。

原中都人。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王曰。此人非鄉

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仕至馮翊太守。評之所能名。乃自為之目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

王東海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一時服其約而能通。王太尉雅貴重之。比之

南陽樂廣。

王承王夷甫並已見。

世目杜弘治清標令上。

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

名。仕丹陽丞。成帝納乂女為后。

世說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

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怡容

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二說與此並小異。

世目阮遙集風韻踈誕。少有門風。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諸葛道明諸葛恢已見。初過江。名稱亞於王丞相。庾太尉王導

庾亮丞相甚知之。嘗謂曰。明府終為黑頭公。

王丞相拜司空。時諸葛道明在坐。丞相指所著冠語道

明曰。君當復著此。

蔡司徒甚重劉王喬。劉疇已見。常歎曰。劉王喬若過江。司徒

公之美選也。

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

州刺史。

高坐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道邁。甚為王丞相所知。周僕

射已周顓領選。撫其背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高坐別傳曰。和

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到中土。止於大市中。王丞相一見奇之。以為

吾之徒也。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

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神領意得。頗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

梅岡。即葬焉。晉明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神彩秀澈。正體嶷然。儕輩不敢褻。汝南賁泰淵

復舊風。明  
本作怯舊  
風。

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頴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將復舊風。清我邦族矣。

桓茂倫見謝太傅小時。歎曰。此兒風神秀澈。後當不減

王東海。

桓彞謝安王承並已見。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于石頭。會世將至。

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丞相謂太

尉曰。世將為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

王庾別傳曰。庾字世

將。祖覽。父正。庾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

李充言潘安仁之文。如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庾公目王右軍清貴有鑒裁。

按世說云。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與此語復小異。

世人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

新郟嘉賓。

世說作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郟嘉賓。無上謝安一句。

支道林清談著名一時。風流貴勝。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然獨重郟嘉賓。稱為一時之雋。

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太傅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畧其玄黃。

取其駿逸。

王長史

王濛已見

問孫興公。

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

作散騎常侍。

郭子玄定何如。

文士傳曰。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

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

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

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殷中軍識度清遠。當時比之管葛。屏居墓所。幾將十年。

王濛謝尚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

有確然之志。既反。因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



貽浩書曰。當今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足下少標令名。十數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耶。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因胡虜。棄言非所。此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未定。弊風未革也。浩固辭不起。簡文帝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為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簡文荅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令絃領不振。晉網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耶。由此言之。足下去

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宏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

劉尹亡後。孫興公為之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當時以為名言。

孫興公目劉真長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謝鎮西

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韶訖喪。凡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嘯之。尚號叫極

哀。既而收淚告訢。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與羅君章為方外之友。

羅府君別傳曰。舍字君章。桂陽棗陽人。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為桂陽人。舍臨海太守。彥曾孫。滎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遷散騎常侍。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

還家。庭中忽蘭菊挺。常稱之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生。此亦至行之徵也。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荆楚而已。

孫興公云。庾太尉雅好所托。常在塵埃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世目王荀子曰。流奕清舉。荀子。王脩小字。文字志曰。王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

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

桓南郡既誅。司馬元顯見謝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那得不敗。遂令謝景仁。年三十。方作著作郎。

阮萬齡與袁豹。江夷相係。為孟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

三素望。南史曰。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光祿大夫。萬齡少知名。為孟昶建威長史。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風韻為高。

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謝叔源襲爵望蔡侯。目康樂凜凜如霜

臺籠日。

謝方明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高祖常稱之曰。謝方明

可謂名家駒。直置便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或云是

劉穆之語。

沈約宋書曰。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父弟。父沖。中書侍郎。方明為高祖中

兵主簿。事思忠。益知無不為。遷侍中丹陽尹。

王令明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辯博。辭

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

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

沈約宋書曰。荀伯子。潁川潁陰人。祖羨。驃

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戲。遨遊閭里。故失清塗。解褐駙馬都尉。任至東陽太守。

謝法曹

惠連已見

幼有才悟。性至輕脫。不為父方明所知。靈

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去。

謝宣遠

謝瞻已見

諸人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尚書

謝混已見

特所敬貴。號曰微子。嘗語諸人曰。汝雖才義豐辯。

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固當共推微。

子。

謝尚書目弘微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

宋世爲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南史

曰。王遠。字景舒。太保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仕至光祿勳。

王僧祐少便聰悟。叔父景元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

不作率爾人。僧祐已見。

宋文帝見王征南。王僧虔已見。所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

敬。方當器雅過之。

顏特進顏延年為徐羨之諸人所忌。出為始安太守。謝

領軍謝晦謂顏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

為始安。可謂二始。殷黃門殷景仁亦語之曰。所謂人惡

俊異。世疵文雅。

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南史曰。瓚之。王敬弘子也。官吏

部尚書。敬貞子。江湛見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宋書

偃。字仲弘。廬江滂人。司空尚之中子。舉秀才。除中軍參軍。歷官吏部尚書。

王智少簡貴。有高名。南史曰。王智。琅琊人。祖穆。臨海太守司徒謚之兄。宋武帝



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

南史曰。帝與劉穆之議討劉毅。而智在焉。

他日穆之白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議論。

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為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

山羊希

南史曰。羊希。字泰聞。太山南城人。羊元保之從子。少有才氣。為尚書左丞。

與安北咨

議。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

又張玄外孫。治身清雅。至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

冀當日夕相與申意。

南史曰。孫詵。字休群。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官御史中丞。

張景山

張岱已見

與兄太子中舍演。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

永弟廣州刺史辯。俱知名。時人謂之張氏五龍。

釋曇賴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張暢聞而歎曰。吐辭流便。

足騰遠理。

高僧傳曰。曇賴。會稽人。少出家。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

張永嘗請斌公開講。

釋曇斌已見。

永問斌。京下復有卓越年

少不。斌言。有沙彌道慧法安。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

梁惠皎高僧傳曰。道慧。姓王。餘姚人。十一出家。為僧。法遠弟子。嘗講成實。張融構難。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

安述佛性。

高僧傳曰。釋法安。姓畢。東平人。七歲出家。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

二人神色

自若。敘致無遺。永問年幾。慧言十九。安言十八。永歎曰。

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稱義少。

王仲寶張思曼甚知孔廣。仲寶嘗言。廣來使人廢簿領。

思曼數巾車詣之。每歎曰。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王儉張緒

已見。南史曰。孔廣字淹源。會稽人。美容止。善吐論。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劉綽

宋拾遺曰。帝嘗召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既出。帝目送之。歎美不已。

張思曼少知名。清簡寡欲。父鏡語人曰。此兒今之樂廣。劉俊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常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袁吏部

已素

語人曰。近見張思曼。殊有正始遺風。

劉參軍

已劉

至吳。語人曰。吾聞張思光與陸慧曉並宅。

中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命駕酌而飲之。曰。飲此則

鄙吝之萌盡矣。

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

梁慧皎高僧傳曰。慧亮姓董。先為東阿靖公弟子。後立寺於臨。

菑。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集。千里命駕。

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

安汰吐珠玉於前。

釋道安竺法汰並已見。

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

妙緒。將絕復興。

高僧傳曰。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為師。後住江陵辛寺。素粲請

師。為母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

而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張思光年弱冠。道士陸靜脩以白鷺羽塵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張思光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獨重衡陽王。語從兄思曼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王仲寶

王儉已見

少便不凡。素司徒

素粲已見

見之。歎曰。宰相之

門。枯栢豫章。雖小已。是棟梁器。

劉祭酒

劉瓛已見

少有至性。母孔氏甚嚴明。語親戚曰。阿稱

穰小字。便是今世曾子。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家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

齊高帝輔政。百僚脫屣到席。蔡長史躡屣不改。南史曰。蔡約字

景撫。濟陽考城人。興宗子也。尚宋孝武公主。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仕齊為司徒左長史。卒。官太子詹事。帝

謂江祐曰。蔡郎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南史曰。江祐字宏業。濟陽考城

人。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為東昏所誅。

王瞻六歲時從師讀書。有伎經門。同業皆出觀。瞻獨不

視。習業如初。從父僧虔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南史曰。王瞻字

思範。弘從孫也。少逸遊。為閭里患。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仕齊至御史中丞。梁臺建。遷吏部尚書。

袁尹袁粲在郡。嘗於後堂夜集。劉祭酒在座。劉是真長

六世孫。袁指庭中柳樹謂劉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

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清德不衰。

褚司徒褚淵嘗集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

琴。奏別鵲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坐。



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袁尹見江叔文。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南史曰。江敷。字叔文。濟陽

考城人。祖夷。右僕射。父湛。吏部尚書。敷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

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

庾杲之韶令。和潤。善於音吐。蕭子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

史。父繫。司空參軍。杲之少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衛率。世祖令對魏使兼侍

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為蟬冕所照。

更生風采。

陸明霞是張思光外甥。好學通博。兼善書畫。風韻舉動。

頗類於思光。時人為之語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南史曰。陸

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建康令。有清名。父獻。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歷官以清正稱。仕至金紫光祿大夫。

謝參軍謝超宗。一日詣東府門。自通。爾時風寒慘厲。太

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

褚侍中褚炫。小便清簡。為舅王景文所知。司徒淵謂人

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

徐孝嗣見已。出為吳興。王僕射儉贈四言詩曰。方軌叔茂。

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行狀。

褚中郎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為

眾所瞻。

南史曰。褚向。字景政。祖淵。司空。父慕。太子詹事。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

及長。淹雅有器量。為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

宏治推華。

杜

子嵩。慚量。

庚

酒歸月下。

風清琴上。

論者以

為擬得其人。

南史曰。謝舉。字言揚。謝瀹子也。幼好學。與兄覽齊名。十四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弱冠

丁父憂。幾致毀滅。為太常博士。與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為太子家令。掌管

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

世目何散騎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

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周彥倫目慧隆道人曰。隆公蕭散森疎。若霜下之松竹。

高僧傳曰。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學無師友。卓然自悟。

劉孝標劉峻已見目劉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何佟之梁典曰。劉訐。

字彥度。平原人。與陳留阮孚。李紳。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典奧。劉歊矯矯出

塵。如雲中白鶴。梁書曰。劉歊。字士光。劉懷慰之子。生夕有香氣滿室。幼有識慧。十二讀莊子道。

選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不娶不仕。與族弟訢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謚貞節處士。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纘續。

梁武帝欲為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

素簡勝。唯有蔡搏。

南史曰。蔡搏字景節。興宗子也。少方雅退默。兄弟並知名。為吳興太守。不

飲郡井。齋前種白菟紫茄。以為常膳。詔褒其清。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云得戴安道之法。柳吳

興

柳惲已見

特盡其妙。齊竟陵引為法曹參軍。雅被賞狎。王

嘗置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以授吳興。吳興彈為雅弄。

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

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劉璠梁典曰。梁武帝嘗語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

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劉長史幼聰敏。善屬文。

南史曰。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

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起家著作郎。左遷臨賀王長史。

王中書

融

深賞異之。

常歎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孝綽小字。

陸佐公少為外祖張岱所異。岱語諸子曰。此兒汝家陽

元。

劉璠梁畧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慧曉子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

梁武革命之事。沈休文頗相匡贊。後帝以語范尚書曰。平日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今日才智縱橫。可稱明識。尚書荅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梁昭明在東宮。雅好文學。嘗與王記室筠劉長史緯陸

庶子倕到舍人洽。四人並已見。殷常侍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

袖。撫孝綽肩。語曰。所謂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梁書曰。殷

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群書。盧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

仕至散騎常侍。

王詹事筠幼便警悟。及長。清靜好學。沈尚書約每見其所著。輒嗟咨吟咏。以爲不逮。嘗語詹事曰。昔蔡中郎一見王仲宣。稱爲王公孫。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痿暮復逢於君。

張士簡

張率已見

與同郡陸佐公幼相友狎。同載詣左衛將

軍沈休文。適值任彥升在坐。沈謂任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



簡文素重蕭景陽。

蕭子顯已見。

在東宮時。引為促晏。景陽起

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

到長史

洽

齊末。覩世方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樂安任

昉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

復似凌寒竹。

庾彥寶

庾詵已見

子曼倩

梁書曰。曼倩字世華。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為中錄事。後轉諮議參

軍。早有令譽。為世祖荊州主簿。每出常目送之。謂劉之

遼曰。

梁書曰。劉之遼字思貞。南陽涅陽人。父虬。齊國子博士。謚文範先生。之遼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

對策。沈約任助見而異之。

荆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

摯虞三輔決錄註曰。田鳳

字秀宗。為郎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清屬桓階。

桓階別傳曰。階為尚書令。

文帝行幸。見諸子無禪。上搏手曰。長者子無禪。是日拜三子為黃門郎。

賞德標奇。未過此

子。

梁元帝嘗云。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人重汝南周宏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

王威明為黃門侍郎。時湘東王

梁元帝別見。

為丹陽尹。與朝

士宴集。屬威明為酒令。威明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蕭

琛傳昭在坐。並謂知言。

南史曰。王規。字威明。王儉之孫。王騫子也。十二畧通五經。及長

博涉。有口辯。仕至太子中庶子。

衛尉趙知禮見袁德章少時。歎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

陳汝之風

南史曰。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招引諸生與之談

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憲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溉愛其神采。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曰。二賢雖窮奧。曠得無憚此後生。何謝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酬對閒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客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

江揔持幼便聰慧神采英拔

南史曰。江揔。字揔持。濟陽考城人。江敷之曾孫。祖蒨。

光祿大夫。父紆。南康王主簿。揔七歲而孤。聰敏有至性。梁時為太子中舍人。仕陳歷尚書令。入隋拜上開府。

甚為瑯邪王元禮

王筠已見

范陽張纘

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

宏策子也。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性好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

南陽

劉之遴所重之。遴嘗酬摠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

鄰。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施高談意未窮。晤對賞

無極。探志共遨遊。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邁顏

色。上下數千載。揚摧吐胸臆。其為通人欽挹如此。

陳後主在東宮時。張譏為東宮學士。有玉柄麈尾。至佳。

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張譏。

耳。即手授譏。

陳後主嘗幸鍾山。召從臣於松林下共談。敕張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取松枝。手以屬譏曰。此可代麈尾。顧語群臣。此即張譏後事。

陳永陽王臨吳郡。聞陸慶名。請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慶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舍。穿壁觀之。後語榮曰。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南史曰。陸慶。吳郡人。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為婁

令。陳天嘉初徵散騎侍郎。不就。

何妥少機警。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

時蘭陵蕭慎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

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慎。

隋書曰。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為

湘東王誦書。江陵平。入周為太學博士。隋除散騎常侍。終國子祭酒。

語林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七

明 何良俊 撰

賞譽第九 下

杜子光童孺時。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不貫

綜。一時稱為舞陽杜孔子。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杜育。字子光。漢陽舞陽人。

崔司徒

崔浩已見

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

情更深。

北史曰。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曾祖謨。晉司空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仕慕容氏。俱以儒雅稱。神

嘉四年。太后辟召儒雋。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崔浩欲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

為此者。詐幾人也。宜三思。浩不納。後終以此敗。

高伯恭

高允已見

少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

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人。

魏收魏書曰。崔宏字玄伯。清河

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符堅徵為太子舍人。不就。魏道武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

魏中山王

無

博識之士。見盧幼章歎之曰。盧郎有如此

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士。

北史曰。盧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涉

歷群書。兼有文義。風采閒潤。進退可觀。太平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

范陽祖元珍祖瑩別見與陳郡袁景翔齊名秀出。北史曰袁翔字景翔

陳郡項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素與祖洛中翩翩祖與

素。

濟陰王元暉見温子昇文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

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凌顏轢謝舍任吐

沈。北史曰温子昇字鵬舉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宛句子昇博覽

百家文章清婉永熙中為散騎常侍領本州大中正

魏陸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

年更覩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北史

曰。陸暉。字道暉。弟恭之。字季順。代人也。世領部落。祖侯。仕魏封東平王。父凱。官至正平太守。暉除伏波將軍。嘗

擬急就章。為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恭之有操尚。位東荊州刺史。所著文章詩賦千餘篇。

楊遵彥小時夙成。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嘗謂

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當求之千

里外耳。

楊遵彥典選時。以六十人為一甲。楊令其自敘。訖不省

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其

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三國典畧曰。東魏以楊愔典選。愔令選人自敘。

不省文簿。次第呼之。嘗誤呼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有職人魯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驢。遇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耶。漫漢驚服。

楊遵彥作文德論。

楊愔已見

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

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

楊遵彥欲引崔彥通

崔瞻已見

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

書省。因問盧曰。我比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之親通。理當相悉。思道荅曰。崔瞻文辭之美。實有可稱。但

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

北齊廢帝爲太子時。嘗集諸儒講孝經。問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許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嬖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

魏帝嘗季秋大射。普令群臣賦詩。魏佛助

魏收小字。

詩末云。

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諸人曰。在朝

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

盧子均。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

俱稱英妙。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思道已見北

史曰。盧昌衡。字子均。沉靜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行草書。

王沙彌

王晞。小字已見。

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

悟。與其在洛兩兄

所

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

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

難為兄。不暇憂其不進也。

吏部郎中陸邛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

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續世說曰。北齊任城王亦稱德

林曰。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虫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

李德林為文。辭覈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

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

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柳思敬少有遠量。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

陽王

蕭譽已見

諮議。見柳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北史柳



莊。字思敬。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博覽墳籍。兼善詞令。隋給事黃門侍郎。

辛懷遠與二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

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崔鴻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父奭。尚書郎。

鎮南長史悅壽謂南海王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宏雅。

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羈。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

捉牛鞞。一手翻漢書。越國公

楊素已見

遇見於道。從後按轡

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

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荅云。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

虞世基拜內史舍人。時柳顧言博學罕所推許。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

薛收與弟德音元敬齊名。號河東三鳳。時日收爲長離。德音爲鸞鷲。元敬年最少。爲鷓鴣。

太宗登極日。語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唐太宗嘗稱虞永興

虞世南已見

有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

詞書翰

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肉譜或謂虞秘監曰李倉曹以

善談人物乃得此名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有以

改之秘監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為五經筭宜改

倉曹為人物志

隋唐嘉話曰李守素趙州人太宗署為倉曹參軍甚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

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闕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

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

大業雜記曰。劉子翼。字小心。劉禕之

之父。任隋至著作郎。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

此行秘書。

賀德仁與兄德基俱以辭學見稱。時人爲之語曰。學行

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

事國子祭酒周弘正。以辭學見稱。德仁仕陳。官吳興王友。

太宗嘗宴群臣于積翠池。酣樂賦詩。魏徵賦西漢。其卒

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太宗征遼東。拜楊宏禮為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上下望。見其袍

仗精整。人人盡力。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劉昫

唐書曰。楊宏禮。隋尚書令素弟。岳之子。高祖受禪。襲爵清河郡公。太宗征遼。以宏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

太宗嘗曰。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

人自加憐愛。

劉昫唐書曰。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

谷那律淹識群書。褚遂良目為九經庫。

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群

書。官至弘文館學士。

張文瓘補并州叅軍。時李勣為長史。語人曰。稚圭今之

管蕭。吾所不及。

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

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

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之河間東平。至於孝

行。曾問不能過。帝由是寵遇益厚。

劉昫唐書曰。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武

德八年封吳王。改封霍王。

薛元超為高宗所知。時在中書。特承恩遇。嘗召入與諸

王同預私讌。重其文學政理之才。嘗語之曰。長得卿在

中書。固不藉多人。

唐詩紀事曰。元超。薛收之子。高宗時為給事。轉中書舍人。薦任希古郭正

一崔融等。皆以才名。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政出武后。因陽暗。乞骸骨。

李義府見已初進。以李大亮劉洎之薦。太宗召令詠烏。李

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

帝曰。當以全枝借子。何止一枝。

韋思謙調官。有微累。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吾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可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皇甫公義引韋思謙為沛王府倉曹。曰。公豈是池中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

鳳閣侍郎杜景佺文章智識並高遠。時號為鶴鳴鷄樹。盧昇之為鄧王府典籤。王甚知之。嘗語諸人曰。此即寡

人相如。

唐詩紀事曰。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為



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沉。水。賴。

張鷟文章俊敏。凡應八舉。皆登甲科。騫味道嘗稱之曰。

此生天下無雙。

續世說曰。張鷟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綵成文。降於庭中。其祖謂曰。五色赤

文。鳳也。紫文。鷟也。為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庭。因名鷟。員半千嘗見其文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選萬中。未聞退時。時目為青錢學士。

崔尚書

崔湜已見

甚重其弟潤甫。嘗語人曰。液子我家龜龍。

唐詩紀事曰。崔液。字潤甫。仁師子。湜之弟也。工五言。官殿中侍御史。坐湜故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

負半千本名餘慶。嘗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語之曰。五百年一賢者生。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孔季詡在秘書。陳子昂每為之目曰。神韻清遠。可比衛玠。

魏知古亡後。宋廣平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

愛。兼之者其魏公乎。

唐詩紀事曰。魏知古。深州人。相睿宗。薦洹水令呂太一。司功參軍齊

幹。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補闕袁暉。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為聞人。

李元絃為相。務峻崖檢。夸進者憚之。宋廣平嘗曰。李侍

郎引宋遙之美。黜劉晃之貪。貴為國相。家無留儲。雖李

文子之德。何以加諸。劉昫唐書曰。李元絃。京兆萬年人。少謹厚。為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

與寺僧爭碾磑。元絃斷還寺僧。竇懷貞為雍州長史。懼太平勢。促令元絃改斷。元絃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

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開元中中書侍郎。

李又嘗典選。請謁不行。時人為之語曰。李下無蹊徑。唐詩

紀事曰。李又。字尚真。趙州人。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沉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初為

黃門侍郎。姚崇為紫微令。薦為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權。

張燕公張說嘗曰。沈三兄沈佺期詩直須還他第一。

揚再思每日徐堅為鳳閣舍人樣。

韋氏孝友文學有承慶嗣立。

劉昫唐書曰。韋承慶字延休。嗣立。承慶異母弟也。父

思謙。則天朝納言。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

者比王

邃音樂有萬石。

劉昫唐書曰。萬石。韋挺之子。有祥王覽。學業而善音律。為太常卿。增損

郊廟燕會樂調。時以為稱職。

達禮儀則叔夏。

劉昫儒學傳曰。韋叔夏。左僕射安石凡也。精通

三禮。官國子祭酒。撰五禮要記。

史才博識有述。

劉昫唐書曰。述。勒成國史一百十三卷。事簡而

詭詳。有良史才。蕭頴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述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長者。澹於勢利。聚書二萬卷。皆自

校定。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以。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

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祿山之亂。兩京陷賊。  
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  
亦陷於賊庭。時趙冬曦兄弟亦有美名。唐詩紀事曰。趙冬曦。定州人。開元初監察

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張燕公嘗語人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韋述是元行冲姑子。性好學。嘗入行冲書齋。忘寢與食。  
行冲引與之談。貫綜經史。事如指掌。試以綴文。操牘便  
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

張燕公嘗稱許景先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漸  
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實一時之秀。唐詩紀事曰。許

景先。常州人。景先獻賦。李迥秀見之。曰。是宜付太史。後與齊幹。王邛。韓休。更知制誥。

玄宗嘗早朝。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眾。謂左右曰。

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汝陽王璿是寧王長子。丰儀秀整。玄宗甚愛之。嘗曰。花

奴姿質明瑩。必神仙謫墮也。寧王隨短之上曰。大哥不

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相。須有英特之風。深沉

之候。花奴但端笑過人。當得公卿間令譽耳。劉昫唐書曰。寧王憲。

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追贈讓皇帝。長子璿。封汝陽王。與賀知章。褚廷誨。為詩酒之交。

房太尉每見元魯山。即終日歎息。嘗謂李遐叔華曰。見

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頓盡。

劉昫唐書曰。房瑯字次律。河南人。平章事。融之

子。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蔭補宏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讀書。凡十餘歲。天寶末。官至憲部侍郎。玄宗幸蜀。奔赴行在。拜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奉使靈武。冊立肅宗。抗疏自請將兵。戰敗于陳濤斜。

韋陟以父安石憤激致斃。與弟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

更往敦曉。乃強調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威德遺範盡

在此矣。

韋安石韋斌並已見。劉昫唐書曰。韋陟字殷卿。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

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遺疾卒于虢州。

賀知章

見已

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

見已

善。象先

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賀知章見李太白。稱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陸象先與弟景倩。景融。景獻。景喬。皆有名當世。僧一行

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語人曰。陸氏兄弟。皆有士行。

古之荀陳。何以加之。

吉頊為吏部侍郎。用陸景初

陸象先先名景初。已見。

為洛陽尉。其

父元方時亦在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為官擇人。至公



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  
妄推薦也。竟奏授之。

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歎曰。一第恩子耳。

有司得子是賴。是年果擢上第。

唐詩紀事曰。元結字微之。蘇源明薦於肅宗時。

思明攻河陽。帝召結詣京師。結上時議三篇。攝監察御史。發宛葉軍屯泌陽。全十五城。帝善之。代宗時。侍親歸

樊上。拜道州刺史。民樂其教。始號倚  
圩子。後稱浪士。又曰漫郎。更曰聳叟。

閻士和嘗評推歷世文章。獨推蕭穎士。以爲聞蕭氏之  
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皇甫冉是玄晏先生之後。張曲江深愛之。嘗曰。皇甫生

清穎秀拔。有江徐之風。

唐詩紀事曰。皇甫冉。字茂政。常州人。大歷二年遷右補闕。高

仲武中興間。氣集曰。皇甫補闕。自擢桂禮闈。遂為高格。往往以世道艱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

李遐叔著含元殿賦成。以示蕭茂挺。茂挺曰。景福之上。

靈光之下。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姚合

極玄集曰。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載進士。終尚書郎。太清宮使。郎士元。字君胄。天寶十五載進士。與錢

起齊名。歷拾遺。終穎州刺史。

劉捷卿劉迅已見在都嘗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

顧語賓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

劉忠州每與劉捷卿談輒語曰聞劉公清言皇王之理

盡矣唐詩紀事曰劉晏字士安八歲獻頌泰山行在帝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

請傍午號神童

良俊按宋祁唐書劉知幾第五子劉迅傳中有此二

事又撫言李華三賢論其論劉慎虛亦載此事不應

二人同時事都不異然三賢論又謂慎虛名儒大官

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今考劉昫宋祁唐書。及李肇國史補。作五說者。正劉迅也。且劉迅父知幾。史才無對。官至崇文館學士。叔知柔。以文章政事致位尚書右丞。凡貺餼彙秩。弟迥。本傳中皆有述撰。則所謂名儒大官之家。與兄弟以學著者。非迅而何。且二唐書都不載劉慎虛事。豈撫言稱慎虛門閥風望如此。而正史顧遺之耶。則慎虛之爲迅無疑。迅本字捷卿。或慎虛

其別字也。但正史不著，迅有別字。與其能詩，而詩家序論亦不詳其所出。乃知記事者固多踈漏也。

陳郡殷寅名知人。見劉捷卿歎曰：今之黃叔度也。

李揆見已在中書。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是朝廷羽儀。

文宗嘗問魏暮卿家書詔，頗悉存不。

劉昫唐書曰：魏暮字申之，五代祖徵。

貞觀朝名相。暮至檢校右僕射，儀容魁偉，言論切直。宣宗每曰：魏暮綽有祖風，竟以語詞太剛，為令狐綯所忌。  
暮對比多失墜，惟故簪笏在。詔令上送。時鄭覃曰：在人

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

劉昫唐書曰。鄭覃故

相珣瑜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文宗尤重之。官至守司徒。

元稹已見為翰林承旨。朝退行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梅。

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寮望之。歎曰。豈腸胃之章。映日

可見乎。

顧逋翁

顧况已見

恃才凌物。於文章少所推可。見白居易之

文。即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

有人言牛僧孺可為御史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為中丞。

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

牛竒章鎮江夏。辟柳仲郢為從事。仲郢有元公之風。動修禮法。竒章歎曰。苟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

柳璨為左拾遺。公卿託為牋奏。時譽曰。洽以其博奧。目

為柳篋子。

劉昫唐書曰。柳璨。河東人。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弟。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

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

趙光逢方直溫潤。當時目為玉界尺。

孔平仲續世說曰。後唐趙光逢。幼嗜

典墳。動守規檢。弟光胤為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清靜端默如

此。

劉子儀愛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為終身記耳。

李穆有清識。然獨重徐寶臣。

徐鉉已見

嘗語人曰。吾觀江表

冠蓋。若中立有道。唯有徐公。

涑水記聞曰。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溫厚好學。

周世宗時為左拾遺。太祖登極。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朝。除中書舍人。母卒。哀毀過人。未終喪而卒。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不幸。乃國之不幸也。

李穆從王昭素學易。昭素語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



吾意表。

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王昭素先生。酸棗人。博學通五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

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賜坐。逾月遣還。

陳彭年

已見

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

謂其署銜為一條水。

王冀公

王欽若已見

自江寧歸。再秉機軸。魯宗道時為參政。

凡聚議多冀公不堪。冀公語曰。掌武相公在政府曰。參

政豈敢如此。魯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企。苟

公執政平允。宗道亦何敢異同。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魯宗道字貫夫。亳州人。官

至參知政事。當時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宋景文

宋祁已見

云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宋苕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詞。以為江左高文。丞相以為知言。

歐陽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稚圭。嘗因事數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

文彥博守成都。見文與可。奇之。嘗曰。與可襟韻灑落。如

37-3

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二蘇初赴制舉到都。是時同召試者甚衆。一日韓魏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耶。此語既傳。由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程伯淳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王荆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韓黃門。

四人並已見。

仁宗朝同在

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

罕得而預。時目為嘉祐四友。

王介甫與呂申公素相厚善。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

邵氏聞見錄曰。王介甫嘗

簡晦叔曰。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容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為中丞。後議新法不合。始謂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姦矣。

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為終日喜。

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棊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記

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

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傍。遽詆訛之。公不荅。讀至再三。又携之而起。且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客大慚。

崇寧大觀間。朝廷禁止蘇公文章。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

自覺氣索。而人謂之不韻。

叅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叅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

蘇轍城云。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莫及也。

蘇樂城云。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折還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蘇子由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

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

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

黃太史

黃庭堅已見。

年十七八時。自稱清風客。俞清老見而

目之曰。竒逸通脫。真驥子墮地也。

石林避暑錄曰。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

黃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

黃魯直見謝無逸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

彭乘墨客

揮犀曰。謝逸。字無逸。臨川人。有高才。江南勝士也。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朱世英為撫州。舉八行。不就。

蘇子瞻自海外歸。與米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



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  
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真  
見之。及得寶月菴賦。誦之。以為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  
不盡。元章荅云。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之業。為帝宸碧  
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宋史曰。米

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芾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特妙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價

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中。時人爲之語曰。

江左二寶。胡伸汪藻。

游宦紀聞曰。胡伸字彥時。新安人。終符寶郎。宋史曰。汪藻字彥章。

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官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辭。人皆傳之。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

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

成珠璣。

宋史曰。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

孝祥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虞允文當國。欲用為右正言。中貴人陰沮之。出為通判荆南府。

趙汝愚嘗稱劉光祖論諫激烈似蘇子瞻。懇惻似范祖

禹。世以為知言。

宋史曰。劉光祖。字德脩。簡州陽安人。為右正言。上章言事。讀之有流涕者。劾戶

部尚書葉翥。太府卿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老成零落。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參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

御史胡紘希韓侂胄意誣趙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言朝士中有推汝愚宗派出楚王元佐為正統所在。蓋指游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遂不書仲鴻名。宋史曰。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趙汝愚一見即敬之。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諫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幹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除利路提點刑獄而卒。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慶元黨人游公之墓。

趙汝愚罷相。游仲鴻力求外除。朱仲晦聞其出。歎曰。信蜀士之多奇也。

謝枋得豪爽。性好直言。每與人論古今治亂及天下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嘗稱之曰。謝君如驚鶴摩霄。

不可籠繫。

謝枋得已見。

宋史曰。至元二十五年。福建

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錫。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金人之待二帝。亦慘矣。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

唐古額爾  
哀明本作  
唐括訛專  
古。

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  
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所欠  
一死耳。豈復有  
他志哉。終不聽。

董師中小時敏悟。右相唐古額爾哀尤器重之。撫其座

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

金史曰。董師中。字紹祖。洛

州人。少瞻敏。好學強記。擢皇  
統進士。官尚書左丞。謚文定。

黃文獻平居和易。煦如陽春。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

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勢人之門。一時稱其高

風勁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汚。

元史曰。黃潛。字晉卿。婺  
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

星墜于懷。乃有娠。潛生而俊異。迨長。以文名于四方。與同郡柳貫。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儒林四傑。官侍講學士。謚文獻。

元仁宗嘗目趙子昂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釋老。求之當代。罕見其儔。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昂嘗語人曰。姚子敬天資高爽。相見令人怒。不見令人思。

鮮于伯機鮮于樞已見。目趙子昂神情簡遠是神仙中人。

語林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八

明 何良俊 撰

品藻第十

昔子貢方人。夫子曰。我則不暇。蓋少之也。及觀夫子之論管仲。晏子。銅鞮。伯華。程本。子蘧。伯玉。子產。孟公綽。甯武子。諸人。其差次品列。不遺毫髮。此所謂方人者。非耶。而何獨少子貢也。蓋夫子嘗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則夫子何嘗不貴知人哉。然所貴知人者。爲其

能自考也。不然。知之雖明。奚益哉。漢晉以來。喜人倫。其  
 品目率一二語。皆微中。足以槩人終身。此其人豈必盡  
 能自考。有所益。然足使後之欲論其世者。宛然若親見  
 其人。則斯語又烏可少哉。

肅宗雅好崔駰文章。

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祖篆。父毅。並有文章。駰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嘗語竇

憲曰。卿知崔駰否。憲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

范曄

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為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帝曰。卿好班固而忽崔駰。此何異葉公之

好龍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

而示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

也。好夫似士者。

漢桓帝嘗問陳仲舉。已見徐穉。已見袁闓。已見謝承後

志節。矯俗高厲。韋著。范曄後漢書曰。著。字休明。扶風平陵人。六

知名。不應州郡之命。謝承後漢書曰。著三輔冠族。少脩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藝術。三人孰為

先後。仲舉對曰。闓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

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

皇甫謐高士傳曰。荀靖字叔慈。賴川。賴陰人。父淑朗。陵侯相。靖

少有俊才。動止以禮。及卒。學士製誄者二十六人。賴陰令丘正追謚曰。玄行先生。

慈明

張璠漢紀曰。荀

爽字慈明。荀靖之弟。幼好學。十三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橋玄稱其可為人師。長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遂成大儒。孰賢。許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陳太丘

范曄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賴川許人。除太丘長。少著清德。連辭徵命。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

平四年卒于家。傳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葬者三萬人。制衰麻者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遣官屬弔祠。

明本大將軍下有何進二字。

追謚文。子紀。范曄後漢書曰。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邕和。弟諶字季方。海內先

賢行狀曰。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至。羔鴈成群。紀子群。後漢

書曰。群字長文。為兒時。祖父寔奇之。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仕魏官至侍中。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

年在群紀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並有高名。天下以為公慚

卿。卿慚長。

郭林宗目汝南謝子微

謝已見

陳留邊文禮

典畧曰。邊讓字文禮。陳留

後儀人。少博辯。能屬文。何進欲辟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既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時賓客滿座。莫不羨其風。

府掾孔融王朗修刺候焉。

二子英才有餘。並不入道。

後甄以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

以輕侮曹操為鄉人所構。操告郡就殺之。

孔北海孔融與平原陶邱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

進冠蓋。孔持論經理不如洪讓。逸才宏博過之。

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曹操曰。邊讓為

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范曄後漢書曰。蔡中郎深重讓。

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髻鬣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之能

奪。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恂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鬱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華子魚

華敬已見

與北海邴根矩

邴原已見

管幼安

管寧已見

游學相

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華為龍頭。邴為龍腹。管為龍尾。

裴松

之云。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舍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畧此言。未可以定其優劣也。

何良俊曰。華子魚輸心異代。大肆戈鋌。那根矩避難殊方。自露環穎。較之幼安。韜精戢羽。終始令德者。豈可同年而校其優劣哉。篤而論之。當以管為龍頭。那為龍腹。華為龍尾。

王景興在會稽。

魏志曰。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以通經拜郎中。師太尉楊賜。賜亡。棄官行服。陶

謙察朗茂才。為謙治中。後謙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俱拜官。朗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舉兵迎策。連戰敗績。朗詣策。曹公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思賢嘉善。樂採賢俊。問功曹

虞仲翔

虞翻已見

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



珍寶。且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于京畿。舍  
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耶。虞對曰。夫會稽  
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  
暢無垠。北渚浙江。山有金玉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  
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  
及賢女。靡不育焉。景興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  
聞乎。仲翔曰。不敢及遠。請略舉其近。往者孝子句章董  
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

退明本  
作退。

金匱要略卷十八  
卷十八  
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  
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  
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  
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  
家忠朝。故取養有君子之暮。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  
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擘。  
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  
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

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濟一郡。  
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  
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  
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劄殍候主簿任光。章安  
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  
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  
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  
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資聰亮。欽明神

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景興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仲翔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

昨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  
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氣凌雲  
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  
傳者哉。景興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  
之前聞也。

陳元龍

陳登  
已見

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

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  
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

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  
 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  
 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  
 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魏志曰。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初

為陳登功曹。太祖辟為司空掾。歷官侍中司徒。

高貴鄉公即位。神明爽雋。德音宣朗。朝罷司馬景王私  
 問鍾會曰。上何如主。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  
 果如卿言。社稷之福。

張惠恕少脩節操。容貌奇偉。

吳志曰。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父允。輕財重士。名顯

州郡。溫少知名。孫權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

吳主聞之。後以問群臣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

基曰。

吳志曰。劉基。字敬輿。劉繇子。美姿容。孫權甚敬。嘗宴於船中。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

得也。吳書曰。基遭多難。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群弟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事之猶父。不妄交游。

門無雜賓。可與全琮為輩。

吳志曰。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江表傳曰。琮治富春。經過錢塘。

修祭墳墓。請會平生知舊宗族。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

太常顧榮曰。基未詳

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

吳志曰。温以輔義中郎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

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太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惟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成王以幼冲隆周。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澍。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權既銜温稱美。及蜀政。又兼其聲名太盛。衆庶眩惑。因暨豔事廢温。

及



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

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

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俊之先見。

有人言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

子揚曰。

劉曄已見。

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

苟競。子將之拔。夫亦宜爾。蔣子通曰。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

領軍將軍。著萬幾論。世語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

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唯免官而已。爽誅滅。濟病

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牙齒。

樹頰頰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王朗與許靖書曰。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廳事

上共論足下。至於通夜不寐。饑渴無已。

崔琰從弟林嘗與陳群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群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

良足貴乎。

張輔吳

張昭已見官輔吳將軍。

在孫權坐嘗論劉子初褊阨不當

拒張飛太甚。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武人。敬慕足

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

語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若提抱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高士。

荀奉倩謂其父文若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從兄公達不治外形。而慎密自居。以公達為優。晉陽秋曰。諸兄大

吳宣太子妙選官屬。東宮號為多士。

吳志曰。孫登。字子高。權長子。黃初二

年立為太子。好賢下士。接

使侍中胡綜

吳志曰。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

人。有文才。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已精

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已見。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

景。吳歷曰。謝景。字叔發。南陽宛人。為豫章太守。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顧劭。其次即景。究學

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已見。吳錄曰。慎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南陽羊道

私駁綜曰。羊道已見。吳書曰。羊道。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

等。皆傾心敬待。惟道及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人咸怪之。蕃後叛逆。眾乃服之。元遜才而踈。子

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然

道竟以此言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時以道為知

言。

李令伯

李密已見

入洛。見張茂先。張言次問孔明言教何碎。

令伯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語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張公大善令伯對。

晉武與胡威語次。因及其父

胡質已見

清德。遂問威曰。卿自

謂孰與父清。威曰。威乃何敢望臣父。帝又問。卿父以何為勝耶。威荅曰。臣父清常恐人知。臣清常恐人不知。

王武子甚重荀松。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凡輩人也。

王太尉

王衍已見

甚重其弟平子

王澄已見

與處仲

王敦別見

庾子嵩

峻明本  
作峻  
謂明本  
作為

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任豫州長史。嘗謂天下士人目曰。阿平第一。子嵩

第二。處仲第三。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

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

江應元。

蔡克江統已見。

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

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

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

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時人目王汝南。

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

和異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王聞之曰：「欲處我。」

於季孟之間。

山濤魏舒並已見。

衛洗馬

玠

穎識通達。天韻標令。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

子武子之右。世人為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王澄王濟已見。晉諸公贊曰。王元。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除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搗人所害。

略明本  
作略

州里目陳留阮放為宏伯。

晉書曰。阮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顛。淮南內史。放與

族弟孚並知名。中興時。為太子舍人。雖戎車屢駕。而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愛之。素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供給衣食。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

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



任俠。明本  
作宏任。

上五人。高平劉綏為委伯。晉諸公贊曰。劉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武。著作

郎。綏歷驃騎長史。泰山羊曼為黯伯。羊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

曼顏縱任俠。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凡八人。號兗州

八伯。以擬八雋。

解叔連在豫州。晉書曰。解結字叔連。濟南著人。與兄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豫州刺史。時孫秀亂

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嘗問從事陳顏曰。河北

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晉書曰。陳顏字延思。陳國苦人。少好學。有文義。陳曰。英

偉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土地平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

成林故也。叔連曰：張彥真

張升已見

以為汝頰巧辯不及青

徐儒雅。陳曰：張彥真與元禮

李膺已見

不協。故設過言。老子

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

於沛譙。準之眾州莫與為比。叔連甚異之。曰：豫州人士

常半天下。此言非虛。

裴景思是裴叔則子。

晉書曰：裴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脩尚

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

謝幼輿庾子躬

名士。傳曰：子躬名琮。子嵩兄也。

甚知之。嘗

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宏

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諸葛恢蔡謨

二人並已見。

與荀闓

晉書曰。荀闓字道明。有名稱。京師語曰。洛中英英荀

道明。齊王冏辟為掾。冏敗。暴尸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俱

字道明。並有名江左。號為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

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荀道元

荀邃已見。

道明兄弟俱有名。明帝嘗從容問王世將

王廩已見。

曰。二荀兄弟孰賢。世將荅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

庾太尉。太尉曰。邃真粹之地。亦闓所不及。

庾赤玉

赤玉。庾統小字。晉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掾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曾問殷洪喬。

殷羨已見。

王丞相治何似。詎是所長。殷曰。其餘

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

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顏光祿

顏含已見。

曰。為惡彰露。

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眾

莫能屈。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於顏光祿。顏曰。周伯仁

周顗已見。

之正。

鄧伯道之清。

晉陽秋曰。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

卞望之。

卞壺已見。

之節。餘則吾不知。

支道林目會稽王曰。有遠體而無遠神。

續晉陽秋曰。簡文帝諱昱。字道

萬。中宗少子。初封會稽王。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温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

桓茂倫性通朗。有人倫鑒識。時人方之許郭。雅為周侯

所重。周嘗歎曰。茂倫嶽崎歷落。是可笑人。

劉尹謝鎮西共論中朝士人。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

謝曰。安得比中間可容數人。

顧長康在桓公大司馬府。桓公曰：長康體中痴黠各半。

合而論之。正得平耳。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

初為散騎常侍。晉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世云愷

之有三絕。畫絕。文絕。痴絕。

王季琰。王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瑯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

中令。有雋才。與兄元琳。王珣已見。並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

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王珣小字。僧彌難為兄。僧彌

王珉小字。

羊玄保為司徒長史。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太山南城人。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

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至散騎常侍。

府公王弘甚知之。謂左長史庾登

之。

南史曰。庾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為

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男。豫章太守。

吏部尚書王准之已見曰。卿

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

有蔡湛之者。甚重謝弘微。湛之猶及見謝安兄弟。嘗語

人曰。弘微貌類中郎。

謝萬性似文靖。

謝尚書

謝混已見

嘗云。阿遠剛躁負氣。

謝瞻小字。已見

阿客博而無

檢靈運小字阿多恃才而持操不篤謝曜已見宣明自知而納善

不周謝晦已見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

無間然謝密已見

謝叔源嘗因酣宴之餘為韻語以獎訓靈運等曰康樂

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

遠識穎達乃沉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

解弱冠纂華允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

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



倦由慕蘭。勿輕一篲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皆有誠厲之言。惟弘微獨盡褒美。

世目謝宣明涉獵文義。朗瞻多通。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宣明聞猶以爲恨。

或人問沈休文。王惠何如。休文曰。令明簡。問王球何如。曰。舊玉淡。又次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王雋玉球王居身簡貴。不雜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從

兄曇首常語云。雋玉亦是玉卮。但無當耳。

齊太祖素竒愛張思光。為太尉時。與思光款接。見思光

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王僕射王儉語人曰。張緒過江所未有。北士中可求之

耳。不知黃叔度陳仲弓能過之不。

到長史在天監中甚見知賞。

梁書曰。到洽。字茂洽。彭城武原人。宋驃騎將軍考之

曾孫。祖仲度。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洽少清警。有才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

明本鄉上有南字。

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時二兄沼溉與

從弟沆。一時俱有美名。南史曰。到溉。字茂灌。兄弟俱知名。起家王國常侍。樂安任昉大

相賞好。廣為聲價。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與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

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

遠。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門可羅雀。三人恒鳴駟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梁書曰。到沆。字茂澄。父撫。

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善屬文。為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鄉范雲。皆友善。官北中郎諮議參軍。

高祖嘗問丘待詔。丘到洽何如。沆溉。丘對曰。清正過於

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

梁元帝嘗自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

元文若少有文學。時譽甚美。

魏書曰。元或。字文若。大武皇帝之孫。臨淮王譚之子。

也。與從兄安豐明中山熙。並是宗室。以博古文學齊名。

時人莫能定其優劣。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

三人才學雖無高下。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太多阜白。

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

濟南備負方。

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

梁使至北。與館伴李緯語次。因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雕龍絕矣。崔暹聞之而怒。後緯詣門謝暹。暹不顧而出。

崔悛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適。

房玄齡在隋嘗校讐秘書省。時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其不見聳壑昂霄耳。

太宗嘗因群臣侍宴。語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

自房玄齡以下。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劉昫唐書

曰。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祖僧辯。梁太尉。珪恬淡少欲。志量沉深。叔頗當世通儒。有人倫之鑒。謂所親曰。門戶

所寄。惟在此兒。貞觀中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知國政。珪對曰。孜孜奉國。知

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

劉昫唐書曰。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畧。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

稱善。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唯斯人矣。王通中說曰。靖也。惠而斷。敷奏詳明。出納唯允。

臣不如溫彥博。劉昫唐書曰。溫大雅弟。名彥博。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父友薛道衡。李綱。見彥

博兄弟咸歎異。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劉昫唐書

曰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晚文簿貞觀中官尚書僕射房玄齡魏徵美胄才用

俱與親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房玄齡魏

已徵並見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

長。太宗深然其言。諸人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溫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愨楚

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愨楚弟遊秦。同典校秘閣。二家兄

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世以為小時學業。顏氏為優。後

來官位。溫氏爲盛。

太宗嘗語人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我但覺其嫵媚耳。

褚河南

褚遂良已見。

一日問虞秘監。

虞世南已見。

某書何如永師。

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某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李綱已見爲詹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有獻



生魚者。太子召饗者。鱠之。時李檢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為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李綱矣。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

唐詩紀事曰。馬周。字賓王。博州人。嗜學。天資曠邁。補州助

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怒。數咎責。周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資。使入關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至長安。客常何家。太宗召之。後為中書令。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權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鍾賈。正應

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無何而卒。如

文本言。

唐詩紀事曰。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諛罷。太宗曰。朕自舉一人。乃授文本

侍郎。專典機要。

來恒與其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為榮。初濟父護兒在

隋為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

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

繫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緒則為匹庶。來護兒兒作相。

虞世南兒作匠。

唐詩紀事曰。來濟。揚州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將軍。濟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正

觀中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以濟為之。永徽中為相。

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嘗曰。王勃文章宏放奔逸。有絕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唯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世稱王楊盧駱。謂之四傑。炯聞之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

世言楊盈川之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號為點鬼簿。駱賓王文。好數對。號算博士。

蘇味道高爽。

唐詩紀事曰。味道。趙州人。與里人李嶠同掌綸誥。稱蘇李。武后時為相。世號模稜手。

王方慶

見別

魯鈍。同時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

賢。元一荅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

朝野僉載

曰。或人又問其故。元一荅曰。得霜鷹俊健。被凍蠅頑怯。人伏其能體物。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

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

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

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昭容評曰。

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

蓋辭氣已竭。宋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

沈乃不敢復爭。

唐詩紀事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母鄭方姪。夢巨人

界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之曰。秤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

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

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皆童年。帝謂曰。

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吾者言之。頽應曰。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亦奏曰。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蘇廷碩

蘇頌已見

與宋廣平同在政府。廣平剛正。多所裁斷。

蘇皆順從其美。廣平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然獻可替否。罄盡臣節。則頌實過之。

東明觀道士周彥雲欲為其師立碑。謂蘇昌容曰。成某志者。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頌六郎書。說善八分書。七郎

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當。

張燕公徐元固

張說徐堅並已見

同在集賢十餘年。好尚頗同。

情契相得。諸學士凋落者衆。燕公手疏諸人名。與元固

同觀之。元固謂燕公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

孰為先後。燕公言。李嶠崔融薛稷宋之間。如良金美玉。

無施不可。

李嶠崔融宋之間並已見。薛稷中書令元超之從子。與從兄曜俱以辭學

知名。同在兩省。為時所稱。

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

鬱興。震雷俱發。誠可貴乎。若施於廊廟。則駭矣。

唐詩紀事曰。富

嘉謨。武功人。長安中為晉陽尉。吳少微者。亦尉晉陽。有魏倚谷者。為太原主簿。稱北京三傑。時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閻朝隱之文。如麗色淨妝。

夜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罪人矣。

唐詩紀事曰。閻朝隱。字友情。趙州樂城人。性滑稽。屬辭奇詭。為武后所賞。景龍時為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

駕。元固因問。今之後進。文辭孰賢。燕公曰。韓休之文。如

太羹玄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劉昫唐書曰。韓休。京兆人。早有詞學。蕭嵩

引為門下侍郎。方直不務進趨。甚允當時之望。許景先見已之文。如豐肌膩理。穠

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見已之文。如輕縑素練。雖濟時



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笋。爛然可珍。而有

玷缺。唐詩紀事曰。王翰。字子羽。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張嘉正。張說。為并州長史。厚禮之。為駕部郎。坐事貶

道州司馬。若能成其所闕。濟其所長。亦各一時之秀也。

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頌。賈曾。韓休。許景先。孫逖

典詔誥。為代言最。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嘗稱陳希烈。苗晉卿之才。後皆

大顯。高仲舒善知古事。劉昫唐書曰。高叡。雍州萬年人。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

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重之。開元中。授中書舍人。宋璟蘇頌每詢訪故事焉。姚崇每諮

此兩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一說

今事問崔琳

姚梁公與崔監同在中書。梁公在假旬日。政事委積。崔處置皆不得。自言於玄宗。玄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及梁公出。頃刻間決遣盡畢。時齊平陽見之。梁公自以爲能。頗有得色。因問平陽曰。余之爲相。可是誰比。平陽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作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何如。曰。

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梁公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

乎。

平陽即齊澣。

張說為左丞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書舍人。說時注

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勝私。至如潤色

王言，章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其

任。豈以嫌疑，敢撓網紀，考上下，人服其公。

劉昫唐書曰：張均丞相說

之子。能文章。自以才名為李林甫所抑。意常鬱鬱。祿山陷京師。授偽中書令。後免死。流合浦。

盧藏用嘗謂李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唐詩紀事曰。盧藏用字子潛。幽州人。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官至黃門侍郎。

裴子餘補鄆尉。同舍李朝隱程行謚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陳荅曰。蘭菊異芬。胡

有廢者。大唐傳載曰。二子卒。子餘謚孝行。行謚正。張說歎曰。二謚可無愧矣。

魚朝恩判國學。日會釋菜。執易升座。百官在列。朝恩言

鼎有覆餗象。以侵宰臣。劉昫唐書曰。魚朝恩。天寶末。以宦者入內侍省。性黠惠。善宣荅。

通書計。至德中。為觀軍容使。恃勲自伐。乃引輕薄文士。講授經籍。自謂有文武才幹。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

時王縉大怒。

唐詩紀事曰。王縉。字夏卿。河中人。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相肅宗。

元載見已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

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

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

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

中子為六籍奴婢。

宋祁唐書曰。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朝舉直言極諫對策切直。第

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見之嗟服。以為過古晁董。畏中官睚眦。皆不敢取。

張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

靖皆在中書時號三相張氏

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

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唐詩紀事曰巨源在元和間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

實功夫頗深旦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搖人言吟詩所致

穆秘監

劉昫唐書曰穆寧河內人清慎剛正重交游以氣節自任官至秘書監

四子贊質

負賞皆有令譽性又和粹世以滋味目之

劉昫唐書曰穆贊字相明

官至御史中丞與弟質負賞以家人材為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兄弟奉指使咎責如僮僕贊最孝謹質強直應策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負工文辭尚節義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首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負為醍醐言

粹而少用。賞為乳腐。言最凡固。

貞元中楊氏

劉昫唐書曰。楊虞卿與弟漢公。從兄汝士。魯士。並歷清貴。鬱為昌族。所居靖恭里。人

稱靖恭楊家。

穆氏兄弟。皆有美名。人物氣韻略相似。人不能

上下。或言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以此為優劣。

李觀作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為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

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李觀

韓愈已見。唐詩紀事曰。陸希聲博學善屬文。相昭宗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太師罷。李茂貞犯京師。輿疾避

難卒。

在選諸人擬以李珣為殿中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耶。除禮部員外郎。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舉。為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出。試官

逼請所試觀之。歎息稱善。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時人語

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撫言曰。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形不稱



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商相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首。凝賦成。尤得意。時温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後唐命相安重誨欲用崔協。任圜欲用李琪。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蟪蛄之轉也。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唯於懦兵之中。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為良將。柳開見已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多至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入。欲

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張尚書張詠嘗曰。吾榜中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李深

沉有德素。鎮服天下。無如王子明。王旦面折庭爭。有風采。

無如寇萊公。寇準。四人並已見。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

張乖崖嘗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淵一擲。詠不敢爲。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

涑水記聞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為禁侍。竦幼學於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又益之。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為時所稱。

世言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錄囚。公曰。汝與某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對。坐上官更以俗語問之。囚始能答。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拂然。襲人。景文公則英采。

秀發三人者。久視之無一點塵俗。真神仙中人也。宋郊

已見。宋史曰。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幼聰穎。頗有奇骨。為外祖楊徽之所器。徽之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

書。躬自訓教。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楊億稱其文曰。沉壯淳麗。吾不及也。累官參知政事。卒謚宣憲。

世言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

濟叔不誇棋。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絕。大抵

不足則誇也。

司馬溫公言。昔與王介甫同為郡牧判官。包孝肅為使。

時號清嚴。一日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

其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以此知其不屈。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宋景文諸公在館中。嘗評唐人之詩。言李長吉才力奔

放不驚衆絕俗不肯下筆。因舉其鴈門太守詩云。黑雲  
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介甫曰。是兒言不相  
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平甫

見

閱韓退之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詩序。言退之

善與處士作牙。

蘇子瞻云。老杜自秦川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  
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  
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

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唯此可用爲比。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蘇子由嘗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如歐陽永叔張

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

名世。予幸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

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都事畧曰：蘇頌字子容，紳之

子。舉進士。為南京留守。推官杜衍居睢陽。一見深器之。天性仁厚。字量恢廓。喜怒不形於色。居必正冠危坐。平

生嗜學。凡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官右僕射。中書侍郎。

晁秘監晁美叔已見。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

輔以家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吾

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華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



厨。而器皿肴藪。悉假貸於人。收拾餽飭。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非如貴公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為盛。

五朝

名臣言行錄曰。陳瓘。字瑩中。南劍州人。宣和中。監察御史。以論蔡京得罪。卒謚忠肅。

徐師川曰。

宋史曰。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

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為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高宗朝。胡直孺汪藻迭薦之。召為

諫議大夫。東坡山谷瑩中三君。皆余所畏。然各有可笑。東坡

議論諫諍。真能殺身成仁者。夫死生旦夜爾。而欲學長  
生不死。山谷赴官姑孰。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  
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遷。夫士  
之進退。極欲分明。豈可以舟吏為累。瑩中大節昭著。是  
能必行其志者。當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宋史曰。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為文精密。通於世務。  
張商英薦其才。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

州。置惠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湯伯紀以陶淵明述酒篇。為零陵哀詩。

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申韓。

齊東野語云。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

嘉禾之廣陳。善筆札。工詩文。

趙和仲嘗云。知古者莫如洪景盧。知今者莫如陳君舉。宋世嘗目莊周為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元仁宗極重趙孟頫。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

唐之李太白。宋之蘇子瞻。

語林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九

明 何良俊 撰

箴規第十一

臧孫有言曰。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嗚呼。自古天子有四海。諸侯饗國。卿大夫持祿守官。士庶人保其家。何可一日不聞讜言乎。

嚴子陵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

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終不能屈。與

侯司徒書曰。

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

為元都講。光武徵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悉收錄條奏。帝施用之。君房足

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腴順旨。腰領絕。

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

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使西

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

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

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

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

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

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高義方嘗造馬季長。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為書曰。伏

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  
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  
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厯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  
宜哉。季長大愧。遣人追請。徑去不肯還。

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

志尚世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范孟博

范滂已見

遷光祿勳主事。時陳仲舉

陳蕃已見

為光祿勳。

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有

道

郭泰已見

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

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

禰正平禰衡已見忤曹公。責為鼓吏。禰裸身更衣。顏色不忤。

孔北海孔融已見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

公一日屏人以諮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曰。與卿言。

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不即對耳。公問何思。荅曰。思

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太子遂定。魏畧曰。文帝嘗使人

問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



明本時天  
旱作嘗因  
旱儉。無  
釀者有三  
字。

蜀先主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

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

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

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

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

軍。優游諷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

樊建入晉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孔明之治蜀。建對

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

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

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

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

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

晉百官表曰。樊建。字長元。蜀志曰。建。延熙中以校尉使

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恪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

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

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王丞相與庾太尉頗懷疑貳。時孫安國為庾公征西主簿。孫密諫庾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耶。此必邪佞之徒。欲間踈內外耳。公宜稍詳之。太尉初意頗釋。

祖士言深好奕棋。

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事諸母三兄。最治行操。

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避地江南。溫嶠薦為光祿大夫。

王處叔謂之曰。禹惜寸陰。不

聞數棋。

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

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詰究。家貧無資。依征西

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況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祖喟然歎曰。非不悅。

子之道。力不足也。遂發書薦屢叔脩史。帝以問鍾雅。

事遂不行。

鍾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侍中。

謝太傅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伎樂。頗以成俗。

續晉陽秋

曰。謝安初携幼穉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恭功之慘。不廢伎樂。王坦之因苦諫焉。王文度苦相規切。

王坦之謝貽文度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

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宗

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籋得鄙趣者。猶未得之濠上耶。故知莫逆未易為人。文度荅言。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

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反覆數四。謝竟不從。

謝萬為豫州都督。王右軍貽書戒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與士之最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不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荅曰。君妄語。正欲以

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車。武子為侍中。日與王東亭諸人期共遊集。武子請急出。過詣王子敬。子敬時住在建陽門內道北。武子求去。子敬問。卿何以忽忽。武子荅云。與東亭諸人期共行。子敬曰。卿何以乃作此不急行。武子不敢去。盡急還臺。

王國寶是謝太傅壻。專利無檢行。太傅每抑制之。後國寶為孝武帝親暱。遂危構太傅。帝一日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

子野。桓伊小字。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標



悟肖率。為王濛劉悛所知。累遷豫州刺史。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即吹為

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

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

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

串。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

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

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謝奕在豫州亡後。

晉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哀。吏部尚書。奕

少有器鑒。辟太尉掾。累遷豫州刺史。

簡文使王彪之舉可代者。

王氏譜曰。彪之字叔

虎。祖正。尚書。父彬。衛將軍。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左光祿大夫。

簡文

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何如。

晉書曰。桓雲字雲子。桓彝第二子。大司馬溫之弟。初

為何充驃騎參軍。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

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

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

固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

簡文深納其言。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真不慧。為秘書郎。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叔尚書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

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竣明本均  
作峻。

世祖登祚。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時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便頽然自得。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孔中丞

孔覲已見

二弟在官

孔徽孔道存道存官至南海太守

頗營贓賄嘗

請假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

中丞見之偽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

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

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

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武陵荅曰陛下何愛其羽毛

而疎其骨肉

武陵王暉已見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時起。語靈鞠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言。脚疾亦是大事。卿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

王仲寶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仲寶即日毀之。

王仲寶王儉已見小時。叔父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

政恐名太盛。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為宿直。時帝所

為明本  
作行

為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

小解。釋慧皎高僧傳曰。明帝末年。頗多忌諱。因之犯忤。致戮者十有七八。僧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周

顯入侍帷幄。瑾謂顯曰。陛下比日所為。殊非人君舉動。

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為賒緩。唯三世苦報

最切近情。擅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

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顯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

胸懷。顯乃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為言。帝驚

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

宥。

徐孝嗣見已從武帝幸方山。帝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

離宮。故應有邁靈立。靈立。玄武湖新林苑也。孝嗣荅曰。

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勞止。願  
陛下少更留神。

王長史王濤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

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  
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  
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

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簾猛。



無行。善於彌縫。

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

王思遠已見。南史曰。思遠立身簡潔。

陳顯達除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有愧

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

聞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

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湘東王

繹

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

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

賁歛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繹甚銜之。

南史曰。蕭賁字大奐。形不滿六

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為湘東王法曹參軍。

陳寶應潛有逆謀。虞寄微知其意。寶應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鄴驕韓。未足為智。豈如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齊高祖嘗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樂。武尉斛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謫。是好人。

北齊孝昭樂善聞過。後代罕及。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  
論得失。裴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  
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  
卿言。

唐太宗幸九成宮。駕還。有宮人憇漳川縣官舍。俄而

靖王珪二人並已見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太宗怒曰。威福

豈由靖等。何為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漳川屬官。魏徵曰。

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陛下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

明本屬官  
作官屬。

同。又靖等出見官吏。訪問朝廷法式。民間疾苦。自應與官吏相見。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叅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楠明本  
作南。

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永興虞世楠已見。賡和。虞曰。聖作誠

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永興靈坐焚之。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唐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

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因命罷獵。

劉昫唐書曰。唐儉字茂約。

晉陽人。北齊尚書邕之孫。父鑒與高祖有舊。高祖在太原。儉說太宗以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召入密訪時事。授記室參軍。貞觀中。天策府長史。

貞觀中。百官表請封禪。獨魏徵切諫。太宗謂徵曰。朕欲

卿極言其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猶密。積歲豐熟。倉廩尚虛。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常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洎於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

人烟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蠻夷。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實輿人之議。太宗乃罷封禪。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

裴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鬲果蔬。儲利佐公。以墨敕

示僕射蘓良嗣。已見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遂不行。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荅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

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



高宗嘗問魏元忠。外以朕方前代何主。元忠荅曰。周成  
康。漢文景。帝問。然有遺恨否。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  
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  
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  
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後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於道。

宋曰。非所望於蕭傅。

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孫。相中宗。後從太平公主謀逆。伏

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

玄宗登封泰山。張燕公多引兩省生徒及所親知。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時張九齡當草詔。謂燕公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望為先。勞舊為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議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絕典。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燕公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為宇文融所劾。

中宗嘗宴侍臣。酒酣後。令各為迴波詞。衆皆為佞悅之。

語。時李景伯獨寓規諷。其詞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飲既過三爵。誼諱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一日曲宴近臣於苑中。帝指示張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中之魚。猶陛下用人。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

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  
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  
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玄宗嘗於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上怒。  
令杖殺之。寧王曰。從復道窺衛士之過。恐人不能自安。  
上曰。大哥於我。可謂急難。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  
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皆不孝。

職官分紀曰。杜  
暹。開元十四年

召為中書門下平章事。  
遣中使往迎賜宅一區。

肅宗為太子時。明皇使割羊臠。肅宗以餅拭刀。徐噉之。  
明皇喜曰。福當如是愛惜。

唐肅宗既遷上皇於西內。嘗端午日。山人李唐入見。上  
抱幼女語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對曰。太上皇思見  
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上泣然泣下。

李肇為山南節度。鎮襄陽。劉昫唐書曰。李肇字子蘭。曹  
王明之玄孫。天寶中嗣封多

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襄陽有張柬之林  
孝聞。官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皐嘗欲買之。馬彞歛衽言

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

鬻。皐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劉昫唐書

曰。馬彞。扶風人。初未知名。李皐始辟之。後以正直稱。

裴諝為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諝入計。召至便殿。問

權酤之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諝曰。臣有所

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歎。

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

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即對。帝曰。

微公言。朕不聞此。劉昫唐書曰。裴諝。字士明。洛陽人。父

思明。冠東都。陷賊中。乃陰疏賊短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僅而免死。賊平。累官兵部侍郎。

陸敬輿。陸贄已見。嘗語德宗曰。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

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陸相。贄知舉。放崔羣。已見後羣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羣

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已置

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贄門生

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事者。如以君為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韓滉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弟奉之。猶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柳渾為相。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每奏事。語至日午。他相充位而已。滉於省中榜吏。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正色曰。先公猶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復榜吏於省中。省闈非刑人之地。相公奈何復蹈前非。況在朝



而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澁憮然愧悔。為之霽威。  
鄭綱為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從  
史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綱漏  
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  
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綱  
任宰相。稍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

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

劉昫唐書曰。鄭

綱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綱以文

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者德。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柳州。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言。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

周墀節度鄭滑。劉昫唐書曰。周墀字德升。汝南人。能為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士。出為

鄭滑節度使入朝。遷刑部侍郎。以本官平章事。表韋澳在幕府。會墀入相。私語

澳曰。卿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罰。

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

衽廟堂。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

乎。唐詩紀事曰。韋澳字子斐。官至秘書監。分司東都。嘗戲吟曰。莫將韋監同殷監。錯認容身是保身。此語聞

於京師。權倖甚怒之。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其美。

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

語明本  
作言

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語。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上問建去京師近遠。對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多建人。郡極不惡。卿若廉潔奉公。綏緝凋瘵。無異長在我前。或撓枉法度。遠人亡聊。即三尺堦前。便是萬里。延陵悸懾。上撫而遣之。

崔彥昭與王凝為外昆弟。凝先顯。而彥昭未仕。彥昭嘗

倨見凝。凝慢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後彥昭入相。凝為兵部侍郎。彥昭母教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王凝已見。

劉昫唐書曰。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

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榨油。因禁城門無內

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五代史記

曰。李茂貞。深州博野人。為博野卒。戍鳳翔。光啓中。以功自扈。蹕都頭。拜鳳翔。隴右節度使。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

江南李景於宮中起樓。甚高。衆皆歎美。蕭儼獨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古典郡。以姦賊下獄。太宗怒其貪穢。遣中使諭旨於執政。祖吉特俾於郊赦。不宥。明日宰

相趙普見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

類。所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陞

下赦令。上善其對而止。

王魏公旦王見家人服飾似過。則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

於此。亟令減損。

蘓子美以饗客得罪。言事者欲因子美以動一二大臣。

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所逮皆一時名士。都下為

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

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

崔公孺是韓魏公夫人之弟。魏公執政日。用監司有非

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

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

乃置之通衢。使為民害。涑水記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

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之。

連庶為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其

甃為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於王府。非為必可

37-3



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王得臣塵

史曰。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

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

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

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舉。以父

章事。卒贈侍中。禮官韓維議謚。言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

矣。得位行政。士大夫無迷焉。不勤成名矣。請謚為榮靈。詔謚恭。

嘉祐中除張堯佐節度

東軒筆錄曰。張堯佐以進士擢第。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

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為修媛。堯佐遂驟遷。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

陳秀公作中丞。上

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

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麗官。何用甚爭。時

唐質肅

唐介已見

作御史裏行。在衆人後。越次進曰。節度使

太祖太宗總曾做來。恐不是麗官。上竦然而罷。

東都事畧

曰。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為校書郎。徙監察御史。張堯佐以後宮親。為三司使。升之言其不可。改

侍御史。知雜。為人深沉多數。善傳會。始為小吏。與王安石相遇。安石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石亦執政。多變更

舊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贊助。故先安石拜相。封秀國公。謚成肅。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曰。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恠。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莫。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坐。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

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邵康節與富鄭公在洛。每晴日必同行至僧舍。鄭公見佛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為佞乎。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溫公領宮祠。范蜀公自許來。同過郡為會。潞公出四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喚鶴一雙。惟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庭。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墳典。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

民間。吳處厚青箱雜記曰。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

范蜀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其謝表云。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文。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

天下聞而壯之。邵氏聞見錄曰。王荆公草制詞。極於醜詆。公笑誦其辭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

襟當之。內有謀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後元祐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得禮。卒不起。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力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魏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呂獻可

呂誨已見

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辭曰。臣無宿

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

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蹠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疾喻政。天下聞而避之。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宴集。蜀公未嘗不與同飲。盡歡。少間必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蘓子瞻時在黃州。蜀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亦以曉公。公終不領。



蘇惠州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遍歷侍從。然其詩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遂出守錢塘。來別文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潞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禍。故潞公有箋云之戲。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為之序。父客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指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黃山谷小山集序曰。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經籍考曰。小山集。晏幾道叔原撰。其辭在名勝間。可追迫花間。高處或過之。

晁伯宇少作閔吾廬賦。黃魯直以示蘓長公曰。此晁家  
 十郎作。年未二十也。長公荅曰。此賦甚奇麗。信是晁家  
 多異材耶。凡人至足之餘。自溢為奇怪。乃可。今晁傷奇  
 太早。可作魯直微意諭之。勿傷其邁往之氣。魯直以語  
 晁。晁自是文章大進。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曰。晁載之。  
 字伯宇。黃魯直嘗薦之於蘓子瞻。  
云。伯宇謹厚守文。元家法從遊多  
 長者。後坎墮終身。卒官封丘丞。

二王王寔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蘓端明。端明因問訊持  
 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嘗謂身已癯老。且以樂

聲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

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介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嚮雖疾。立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李伯時善畫馬。

鄧椿畫繼曰。李公麟。字伯時。舒城大族。家世業儒。公麟以文學有名於時。陸佃

薦為中書省刪定官。董敦逸辟檢法御史臺。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平日博求鐘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以其餘力留意畫筆。心通意徹。直造玄妙。蓋其大才逸羣。舉皆過人也。法秀師讓之。

曰。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為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一時公卿服師之善誘。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搖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

此不作詞曲。

捫虱新話曰。黃魯直初好作豔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墮

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作。

張芸叟云。頃游京師。嘗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

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吏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蘓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東都事畧曰。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王安石行新法。舜民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彊民所以弱內。開國所以感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祐初。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試秘閣校理。舜民慷慨善論事。自號浮休居士。

語林

三十一

劉資政為太常少卿。時靖康用兵。軍需困乏。劉檢視禮器庫。見有故祭服甚多。將建請以為戰士衲衣。有老吏諫曰。祭器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禮也。奈何以為戰士衣。劉嘿然。

蔡元長既刻黨籍碑。在朝無敢言者。其後再相。葉左丞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刻之于石。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悟。其後黨禁稍解。胡尚書直聞之。歎曰。



此人宜在君側。

宗澤任館陶尉。凡獲逃軍即殺之。邑境為之無盜。時呂

大資

惠卿

帥大名。聞其事。因召與語。仍薦之。且戒云。此雖

警盜賊之一策。恨子未閱佛書。人命難得。安可殺。況國

有常刑。

方勺泊宅編曰。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任館陶尉。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

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

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

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汝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

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

置胸中。時以為名言。荃翁貴耳集曰。趙介菴名彥端。字德莊。宗室之秀。能作文賦。

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稱為盛事。時楊彥瞻守衢。揭雙元坊以誇之。二公各以

書為謝。且固辭焉。彥瞻答書。頗致規諷。二公得書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劉以功業顯。世以為彥瞻有以發之。周公謹齊東野語曰。彥瞻答書云。嘗聞前輩曰。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饋者送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既而宗族姻友與客交賀焉。至於讐者。亦如恥舍愧。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鑰遠引。若避寇然。余恠問之。愀然曰。所貴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有以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富。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官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戚。吾將入山林深窳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獨。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

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若以僕之言為然。則是高之揭。可無愧矣。

金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乙夜召見楊伯雄。因及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歷。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

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

金史曰。揚伯雄。字希雲。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彥稠。後

唐定州兵馬使。伯雄登皇統進士。海陵一見。深加器重。海陵執政。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下往。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海陵竊立。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日之對。豈指是為非靜耶。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歡。至京師。

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

士選曰。伯生以教道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

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酌酒同飲。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挫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

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

元明善已見。元史曰。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伋。

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與吳澄為友。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生集。三歲即知讀書。伋挈家趨嶺外。無書冊可

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傳。歐蘓文。輒成誦。文仲以春秋名家。族弟棟。明性理之學。楊氏盡通其說。故集與弟繫。皆受業家庭。董士選。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至京師。益自充廣。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累官奎章閣大學士。元史曰。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靜重識大體。秋毫無所取。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為賓友。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俊於家塾。以教其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遷南行臺。招俊子集與俱。得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顯於時。世稱求賢薦士。必以董氏為首。

許白雲

許謙已見

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猶

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已三日。

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感發子耶。白雲聞之。惕然

自勵。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元史曰。金履祥。字吉甫。婺之蘭溪人。幼敏睿。授之書

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禮樂田乘。兵謀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

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世祖時天變異常。上遣鄂爾根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

官。詢致災之由。議者莫敢語及時政。先是丞相僧格遣

實都王濟理算天下錢糧。害民特甚。人不聊生。自殺者

相屬。趙承旨趙孟頫已見與鄂爾根薩里善。勸令奏帝。赦天

明本鄂爾根薩里作阿刺渾撒里。僧格作桑哥。實作忻。



庫庫。明本  
作峻峻。

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鄂爾根薩里入奏。如承旨  
言。上從之。詔草已具。僧格大怒。謂非上意。承旨語僧格  
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  
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  
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僧格悟。民始獲蘓。

順帝嘗於暇日欲觀古名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

以進。

庫庫  
已見

語林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

明 何良俊 撰

樓逸第十二

余好觀莊生言。見其輕詆舜。至比之卷婁。又言堯往見四子。窅然喪其天下。太過。或者以為寓言也。然太史公稱。由光義至高。箕山有許由冢。似誠有之。世言隱士率多避世。不然。夫古有鑿坏築巖之徒。漢興猶傳東園綺季。東都有嚴光周黨。斯其人。豈必盡衰世哉。蓋鍾鼎立

園亦各其性生也。惟有道之君。優顯異節。隱士乃著。若  
汙濁之世。雖神龍威鳳。猶隱鱗藏羽。則隱士常數倍於  
平世。由不自見。史傳所載。什一耳。余所取。不必盡巖藪  
之士。蓋達情任運。真心出處者。庶幾孔子之所謂時。古  
稱陸沉金馬門。即藏史漆園。皆遁世也。其視後世以終  
南為捷徑。既專一壑。聞車馬而驚猜者。相去何如哉。昔  
謝萬作八賢論。孫興公以為體公識遠。則出處同歸。世  
以興公理為得。不誣也。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貴。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

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

終。魏隸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

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決錄曰。仲蔚扶風人。

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

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自作小菴於側。往如舊。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於大澤。汝南先賢

傳曰。鄭敬。隱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於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蘆為席。與同郡鄧

敬。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葦門。

琴書自娛。謝承後漢書曰。敬。閒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

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隱處精學。蟻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

王君公遭亂不去。僧牛自隱。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為之語

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

詐狂儉牛。口  
無二價也。

王仲子為大司徒司直。以病免歸。後徵至滎陽。疾篤。不  
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

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范曄後漢書曰。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

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  
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曳柴從田中歸。恢言。我司徒  
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  
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范史雲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

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

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

為。乃遁入灞陵山中。

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辭安

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微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

牛。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

遁。以壽終。

袁夏甫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

土室。四周於庭。不復為戶。自牖納飲食。旦於室中東向



拜母。母思夏甫。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妻子莫得而

見。及母沒。不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范曄後漢書曰。

表閔。字夏甫。高祖安。司徒。曾祖京。侍中。祖彭。議郎。父賀。彭城相。閔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

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

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劉荊州劉表已見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為屈。乃就候之。劉曰。

夫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

上。暮而得所棲。鼃鼃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

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管幼安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孫公和孫登已見清靜無為。好讀易。彈琴。頽然自放。觀其風

神。若遊六合之外。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為宇。編草自覆。阮步兵見孫被髮端坐巖下。遙見鼓琴。自下趨進。莫得與言。阮因長嘯。與琴音諧。和公和嘯。和之。妙響動林。

谷。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

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郡名

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

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

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

王右軍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

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時孫綽李充許詢

支遁諸人。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王同好。

張鷹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陶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處靜

終日端拱。絕不婚宦。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

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靜。

劉子驥虛退寡欲。志在棲遁。

劉驥之已見。

桓車騎請為長史。

桓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

劉固辭。車騎因到其

家。劉於樹條桑。使者致命。劉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

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  
言話。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車騎教人代  
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稱  
美。至暮乃退。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隱居巖谷。

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于臨松。巖

谷。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涼州刺史。值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

州刺史。值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

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

可籠哉。

天錫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

四海待拯。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綬。

索偉祖。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

晉書曰。索襲。字偉祖。敦煌人。

太守

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

貴也。而日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

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

不彌敵。而志忘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

高遠。莊生之不顧。茂以過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戴仲若

戴顓已見

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

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宗少文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王長史

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

周道祖閒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

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人謂之尋陽

三隱。沈約宋書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過江居豫章建昌縣。徵太學博士。不就。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

處之美。因為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

耀和肆。必在魚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

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

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於冥內。體遠形於應近。雖汾

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穹谷矣。竊見處

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

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

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

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

智。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



廢言。碎太尉掾不起。

王敬弘已見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

王東山。

周續之以身不可遺。餘累可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

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傳三

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

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宗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恢。尚書祠部

郎父聚。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

江湛王微並已見

王與湛書曰。君平

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閩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丘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

舉棲冶城。安道入閭門。於茲而三馬。夫却粒之士。食霞  
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  
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磬說。王荅曰。褚先  
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  
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嶺。積數十年。近故要  
其來此。冀慰日夕。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  
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磬。蕭子顯齊書曰。褚伯  
玉。字元璩。吳郡錢唐  
人。少有隱操。孝建中。徵議曹從事。不就。齊  
太祖即位。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褚元璩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前門。褚

從後門出。遂住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

都。上清六甲經曰。王仲都。西漢人也。少修道德。孝文以積寒之日。令仲都單衣。載四馬。於上林昆明環水而

馳。御者厚衣狐裘。而寒凜垂死。仲都色曾不變。體和氣溢如焰。盛暑圍以烈火。亦不汗。後不知所之。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

為適。傍若無人。

劉靈預。劉蚪已見。詔徵不就。竟陵王良子致書通意。劉荅曰。蚪

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情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

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蚪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  
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  
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嘉軾畫龜之義。

庾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獨重幼簡。餉

麥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

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

矣。辭不受。齊書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徙居江陵。永明中。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顧歡俱不

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宗敬微

宗測已見

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

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豫章王辟宗敬微為參軍。宗曰。測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今鬢已衰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

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

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南史曰。測居江陵。欲游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

嘯不視。遂往廬山。

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范將軍王亮范雲並已見。

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

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

此。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揚松介談藪曰。孫康。字伯翳。太原人。放情物外。

棲志丘壑。與王亮范雲為莫逆之交。宋齊語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交游不雜。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

皇上人。

臧榮緒

南齊書曰。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惇愛五經。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

先

生。與關康之俱隱京口。

南齊書曰。關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為務。四十

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

時號京口二隱。

明僧紹累徵不就。嘗聞釋僧遠風德。僧紹往候於定林

寺。太祖欲出寺見之。

南史曰。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明經有儒術。舉秀才。鎮北府辟功



曲。並不就。隱長廣。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何相對。

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

戴公故事耳。南史曰。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服如其身。故云。

何子有清退少欲。居吳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

宋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有時寄住南澗寺。不肯

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詔命。見許。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

隱虎立山。

何子皙棲遁不出。豫章王蕭嶷命駕造之。點從後門遁。

去。竟陵王蕭子良已見。欲就見之。子暫時在法輪寺。竟陵往

請。子暫遂角巾登席。竟陵欣悅無已。即遺子皙嵇叔夜

酒杯。徐景山酒鎗。

何子季何胤已見。以會稽山多靈異。特往遊覽。遂家若耶雲

門寺。初子季二兄求點並棲遁。至是子季又隱。世號點

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

世稱何氏三高。

劉彥度劉訐已見。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剋日成婚。彥度聞而

逃匿。事自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彥度掛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彥度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彥度族兄士光。劉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都下謂之三隱。

劉彥度每遊山澤。留連忘反。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山谷之間。意氣彌遠。或遇之者。謂為神人。

陶隱居

陶弘景已見。

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

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

已。

梁昭明性愛山水。於玄圃大營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  
處其中。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韭菹菴韭生韭雜菜。或戲之  
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卞士蔚卞彬飲酒。以瓠壺瓢勺。梳皮為肴。著帛冠十二

年不易。以大瓠為火籠。器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  
為傅蠶室。

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羣兒遊戲。便以穿池築山為樂。及冠。父誠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孝緒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人遂呼為阮居士。南史曰。阮居士。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

阮居士所居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

劉慧斐張孝秀隱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離

垢。時人因稱為離垢先生。論者謂自遠法師後。將二百

年。方有張劉之盛。

南史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慧斐博學能屬

文。起家梁安成王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與張孝秀遇。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

侯景之亂。邵陵王援臺。留書二萬卷。付馬要理。

馬樞。巴見。

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

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葛芥。柱

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

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

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

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居茅山。有終焉之志。梁書曰。邵陵携王綸。

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

盧度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

食。食已即去。南史曰。盧度字孝章。始興人。有道術。

會稽山有一人姓蔡。隱居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

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人呼為謫仙。

馮靈通雅好山水。兼有巧思。結架出巖林。甚得棲遊之適。

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

琛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造間居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

曲盡山居之妙。北史曰。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博覽諸書。篤好佛理。被

虜入北。遂隱居嵩高。世宗召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使衣幘入見。馮苦求以幅巾至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

王沙彌王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

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

王叔朗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良辰美景。



嘯詠遊遨。登山臨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王晞

韋敬遠

韋夏已見

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

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時有慕其間素者。載酒從之。敬遠為之盡歡。接對忘倦。

周明帝敬禮韋敬遠。嘗貽以詩。敬遠願不時朝謁。帝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周明帝貽敬遠詩曰。六爻貞。遜出。三

辰光少微。穎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尺直。巖泉百

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幾。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

秋釀酒。養鳧鴈。時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

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舉著書自號東舉子。王績

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菴河渚間。以

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知之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覩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

先生。辭以瘡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知書老易二字示之。

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通中說曰。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

於

知之。明本  
作之。知。

人。曠哉大乎。  
獨能成其天。

朱桃椎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  
為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  
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  
織芒屨。置之於路。人見者皆言朱居士屨也。為鬻取米  
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  
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直視而去。士廉之母加優  
異。蜀人以為美談。

宋祁唐書曰。桃椎。益州成都人。高士  
廉在益州。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

自匿云。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雨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雨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官情。

元魯山

元德秀已見。

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屬歲歉。庖

厨不充。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

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塞士賦。為高人所稱。

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就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田游巖已見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

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田東鄰。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每冬時取溪水。琢其清瑩者煮茗。以供賓客。

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同隱徠山。每

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劉昫唐書曰王

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素伴。居常蔬食。不如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邢和璞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

焉。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於庭下。謂之報時猿。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裯。却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即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輿。

李兵部

李約已見

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

之致。琴道酒德。皆高絕一時。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裹頭對客。感融便過一月。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連日。不俟外賓。



白傳分司東洛日。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  
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登。眺望嵩洛。既而  
霰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多山水。見居人以葉舟  
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簑笠。  
循岸而來。牽引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  
耦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小僮烹煮。泝流過於檻  
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  
白公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劉昫唐書曰。盧簡辭字子策。范

陽人。父綸。工詩。有聲於大歷間。簡辭文雅之餘。尤精法律。累官檢校刑部尚書。

白樂天在東都。居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

賓客。繞舷以百十油囊懸炙。沉水中。隨舷而行。一物盡。

則左右隨取之。藏盤筵於水底。

白氏長慶集池上篇序曰。都城水木之勝。在東

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

水五之一。竹九之一。鳥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

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

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

37-3

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坐卧。太和三年。樂天始得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日。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窟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

菱白蓮。皆我所好。盡在我前。時飲一盃。或吟一笈。每  
宴。擊熙熙。雞犬聞聞。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蘆蘆服鮓。

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盧簡求致仕還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

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劉昫唐書曰。盧簡求。即簡辭之弟。辭

翰縱橫。長於應變。仕至太原尹。北都留守。

王涯別墅有佳木流泉。劉昫唐書曰。王涯。字廣津。太原人。貞元中為相。

王龜簡淡瀟灑。以琴書自適。意在人外。倦接朋遊。於永

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

劉昫唐書

曰。王龜。字大年。父起。翰林學士。拜吏部尚書。龜累官越州刺史。

王龜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

司空圖在中條山。艾松枝為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當如是。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我將棄汝深

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

人跡罕至。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乞歸。

大死傳曰。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父葆

光。挈家南渡。寓潭州。昂真宗朝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前後所得奉賜。購奇書。以誦讀為樂。聞居自稱退叟。弟

協以純謹稱。仕至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昂頗好釋氏書。晚歲自為墓志。門人謚曰正裕先生。

真宗寵詔留俟秋涼。

時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

比行

錫宴玉津園。昂弟協亦退居里中。兄弟皆年八十。人號

渚宮二疎。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蓄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  
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  
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  
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驗。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山木叫鈞軸。頗為士夫所稱。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  
名士。每同游宴。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圃之勝。無處不  
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累舉不第。

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職。然延卿未嘗出葺幽亭。藝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數公踈爽闡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菽。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



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胡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

彼視富貴為何物耶。因稱歎累日。

東都事畧曰。錢維演。字希聖。幼有俊

才。父傲使賦遠山詩。有高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傲異之。咸平中。獻所為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揚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侷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章事判許州。

卒謚文僖。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同在館中。花時各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皆不足道。約旬休日相率同遊。三人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立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特甚。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又顧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莘老時在諒闇中辭之。衆遂

起去。莘老常語人云。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勝元發孫覺  
孫洙別見

宋史曰。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幼孤。刻厲為學。累官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過轅轅。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下。涉伊水。登香

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為詠歌。歸叙之以為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范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為余嚼一大白。或語笑誼諱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為美談。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前

弟明本作  
二弟。

後樹以梨棗。日與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葛巾草屨。吟諷而歸。以足遺老而忘憂。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車溪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拂彈。坐客莫不自

神明本  
作弟。

繪圖明本  
作園繪

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

鄧椿畫繼曰。江叅。字貫道。江南人。長於山水。形貌清

癯。嗜香茶。以為生。

隆茂宗乃畫為據琴圖。

夏文彥繪圖寶鑑曰。僧梵隆。字茂宗。

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伯時。高宗極重其畫。

松江一漁父。每棹小舟往來長橋。扣舷飲酒。酣歌自得。

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且曰。先

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

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

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無與吾事。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  
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  
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  
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猶有望  
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  
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  
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刀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嘯傲長松脩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兔迹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紀。硯北雜志曰。張禕字子偉。范陽人。寓居京口。

耶律官努與烏哩特人蕭幹友善。幹謂官努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

烏哩特人  
蕭幹明本  
作歐里部  
人蕭哇。



簞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慙焉。官勢然之。時稱二逸。連史  
曰。耶律官勢。字奚隱。林牙幹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佚。初徵為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

趙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為業。金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  
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  
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  
臣乎。上益竒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金史曰。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

大定休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

葉去文與鄧牧心

現北雜志曰葉朴字去文鄧牧字牧心俱錢塘人鄭德明遂昌雜錄曰

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竅不苟作

俱隱大滌山

或數日不食。或一食魚人。清夜放遊。則不避豺虎。白晝危坐。雖客至亦不起。去文於大德中。忽馳書別親友云。將他往。且詣鄧言別。即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去文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給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為去文述墓志。又於燈下取其集。讀畢而終。

趙子固

趙孟堅已見

脩雅博識。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

石名跡。遇其會意。輒傾囊易之。善作梅竹。往往得逃

禪石室之妙。於山水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

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東西薄遊。必挾所有自隨。一舟

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詠。

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為子固。書畫船也。

尤平章嘗微服江浙。探諜南士。後除行省平章。素慕褚

雪巖高節。

遂昌山人雜錄曰。杭高士褚雪巖先生諱伯璠。自宋以清苦節行聞。

雪巖時寓

跡黃冠。住天慶觀。尤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語觀主。王管轄曰。我欲一見褚高士。觀主言。其人孤僻。宰相何故欲見之。尤意愈堅。時雪巘方閉戶讀書。觀主扣門。雪巘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主以實告。雪巘曰。某自来不識時貴人。何忽有此。時平章已拜於地。意雪巘延坐其室。雪巘即鎖戶。偕行廊廡間。尤執禮愈恭。至前堂。雪巘語尤曰。三年前有一閬州王高士嘗留此。某非其人也。長揖竟出。尤顧瞻良久而去。

天台諸士人物色得呂處士。呂徽之已見。嘗共詣之。值處士

在溪上捕魚。諸人告以特來候見之意。處士隔溪語曰。諸公先到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酒與魚至。因共飲。盡歡而散。明日復躡其蹤。則處士已徙家矣。

倪雲林所居有清閔閣。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皆手自校定。經史諸子以及釋老之言。盡日成誦。古鼎彝契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

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也。

顧仲瑛

見已

家富於貳。輕財好客。購古法書名畫。彝鼎

秘翫。別築墅於茵涇西。題曰玉山佳處。日夕與客置酒

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

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

與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餽

館聲伎。並鼎甲一時。才情妙麗。與諸人略相酬對。風流

文雅。著稱東南。

古今圖書集成

語林

三十一

語林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卷

語林卷二十一

明 何良俊 撰

捷悟第十三

漢世稱見事敏速者曰一日千里。蓋言捷也。夫有觸即悟。其孔子所云耳順非耶。然孔子必俟知命之後。而後世小生率能及此。余竊怪之。嘗觀釋氏菩薩乘六度。五者皆以慧為導師。然定復生慧。其與吾儒明則可以至於誠。誠則自無不明一道也。故初地之慧。謂之世諦。既定

之慧。謂之真諦。真諦則與理為一。即耳順是也。然初地之慧。本於賦畀。既定之慧。假於脩習。賦畀必由天降。脩習可以力強。此其難易之辯也。奈何後世初地之慧。與古不異。而既定之慧。渺焉無聞。豈人之易其所難。顧難其所易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嗚呼。惜哉。

揚德祖楊修已見為曹操主簿。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

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

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迴師。時人服其幾決。

魏太祖征袁本初。有治餘數十斛竹片。成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作竹甲。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德祖。德祖意懸同。

桓溫陰懷犯順。追蜀人知星者。問以國家運祚修短。星人云。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五十年

外不論耳。由是大忤溫。溫上日。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習鑿齒之言對。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讀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

南史曰。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

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城。

及敗還。委棄

蕩盡。武庫為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

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

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璩。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

孫。祖履之。父恢。並為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

劉士章

劉繪已見

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士

章。士章朝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荅曰。未

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蕭琛已見武帝以棗投之。彥瑜

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彥瑜

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大悅。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

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梁書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駿。

晉安內史。顯幼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諮議參軍。

祖元珍祖瑩為彭城王勰參軍。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

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  
松無罷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  
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彭城  
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彭城有慙色。祖在坐。即云。  
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元珍應聲  
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  
嗟賞之。彭城大悅。退謂元珍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  
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東魏孝文帝嘗宴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酒屬羣臣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瓦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沙彌荅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



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隋煬帝與唐神堯俱是獨孤外家。由是神堯與煬帝每相狎侮。神堯面皴。帝於衆中目為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洎歸以告竇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饑凍矣。后欣躍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賀。神堯不喻。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大悅。

太行山有薛居士。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釋曇延少年

知道。夙悟絕倫。嘗一造之。言謔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方圓動靜。命曇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居士驚異絕嘆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搯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令狐相令狐絢已見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

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

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勾兩日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能辯。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令孤公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造。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元為建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繆與。同大驚。亟遣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五代史記曰。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通悟。好學。開平中。拜中書侍郎。以風恙。罷卒于洛陽。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五代

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實規。馬殷第四子。殷卒。希範。嚴爵楚王。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舉。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殿時學士也。

有客嘗訪青龍寺僧。屬主者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客怒。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不能詳。有一沙彌解之曰。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碎石入沙。卒字。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或云。沙彌是懿皇帝。

朝文皓供奉。

陳恭公

陳執中已見。

當國日。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

弟婦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歲旦拜恭公。公迎謂曰。六新

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荅曰。三舅甚

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

是全廢學。丞相媼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

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攷。女子之警言。敏

如此。

東都事畧曰。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嘉祐六年拜平章事。公亮精於法令。多知朝廷典章。

臺閣故事。時韓琦為上相。歐陽修參知政事。琦於法令典故問公亮。文學人材問修。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封魯國公。  
謚宣靖。

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於神祖。荆公曰。此孺子耳。當世怒曰。王鞏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先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

陶九成書史會要曰。管夫人諱道昇。字仲姬。吳

興人。趙魏公室。封魏國夫人。有才畧。聰明過人。為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亦能書。

吾竹房

吾衍已見

嘗題其所畫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為竹房之誤。魏公見之曰。此非誤也。這瞎子道婦人會作畫。倒好嬉子。

#### 博識第十四

孔子語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以貫之。則孔子果不貴博識耶。及觀萍浮楚澤。隼集陳庭。異鳥舞郊。羶羊出井。苟非博識。誰為辯之。夫孔門見道。莫過顏子。顏子之有得於孔子者。莫過於喟然之歎。



今觀其所稱高堅前後。與夫卓爾末由。皆形容道體之妙。若夫孔子之善誘。與顏子之善學者。唯博約二語而已。蓋二者互相為用。不可廢也。不然。則其告子貢者。語一足矣。其所貫者。復何物耶。後世舍博而言約。此則入於釋氏頓悟之說。道之不明也。夫何尤。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漢武

故事曰。張寬。字叔文。蜀郡人。武帝時為侍中。

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

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

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圖。

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

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令屬車載酒。漢書曰。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

初棄官去。共謂歲星也。

竇攸舉孝廉為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  
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殿鼠也。」帝  
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百匹。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

問臨邑侯劉復。

後漢書補注曰：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之子。

復不能對，薦

賈逵。已見博物多識。帝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

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帝  
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

應對左右。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至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龜語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仍

出明本  
作薄。

語明本  
作言。

說龜樹共語。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今京京龜猶多用桑

薪。

諸葛恪已見。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  
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  
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侯囊。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碁。下  
有一杯白水。與墮者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  
否。墮者曰。不願停。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

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饑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以醋漬之。當有五色光見。試之。果爾。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出一石鼓。扣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聲。

聞數里。

晉武帝問執事。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推之水濱洗祓。遂因水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東晉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

明本波上  
有流字

大悅。

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眾莫

能辯。張司空以問東廣微。東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

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王隱晉書曰。東哲。字廣微。陽平人。賈謐請為著作。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

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蘓寶生。並不能悉。賈希鏡對曰。

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南史曰。賈希鏡。平陽襄陵人。祖弼之。

父匪之。家傳譜學。齊高帝取希鏡為驃騎參軍。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



皆如貫珠。

陸常侍

陸澄已見

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

卷。王僕射常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

王儉已見。齊春秋曰。儉以四

部書盈溢几閣。自劉歆七畧以來。應更區別。乃著七志上之。時人以比相如封禪書。

澄曰。僕少來

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

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

等。盛自商略。澄俟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十條。皆

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南史曰。何憲字子思。廬江潁人。博涉該通。羣集畢覽。天閣秘寶。人間散逸。

無遺  
漏焉。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杌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竟陵王蕭子良已見常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

升。以問陸常侍。澄陸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

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王摛少以博學知名。王僕射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

齊春秋曰。儉集文學之士。總校虛實。隸之謂之隸事。隸事自此始也。探索皆窮。唯廬江何

憲為勝。乃賞以五色簞。白團扇。憲坐簞執扇。意氣甚得。

搗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搗。語之曰。卿能奪之不。搗操筆

便成。事既與僻。辭亦華美。舉坐擊賞。僕射命左右抽憲

簞。搗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僕射笑曰。所謂大力者。負

之而趨。南史曰。王搗。東海郟人。晉少傅雅之後。以博學見知。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

永明時。天中忽有黃色照地。眾莫能解。司徒法曹上金

天頌。王搗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

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

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

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

過此。南史曰。崔慰祖字悅祖。清河東武城人。解褐奉朝請。聚書萬卷。鄰里年少來從假借。日數十卷。慰祖

手自取與。未嘗為辭。

劉士深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昉次及問劉曰。酒

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

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

曰。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

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時即檢揚記。言皆不差。南史劉

杳。字士深。平原人。父懷慰。北中郎司馬。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

斛律士亮徵博涉羣書。魚解音律。初樂有罇于者。近代

絕無此器。或有自蜀中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之曰。此罇

于也。衆弗之信。士亮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

聲極振。衆乃歎服。

上官儀詩語中用影娥池。唐詩紀事曰儀字游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時人

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為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學士時無解其事

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東之等十餘人示之。東之對曰。

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

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

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劉昫唐書曰德棻宜州華原人博涉

大史早知名。大業末為藥城長。太祖入關引直丞相府記室貞觀中官至國子祭酒。張東之字孟將襄陽人。

涉獵經史尤好三禮。令狐德棻甚重之。姚崇薦為宰相。及誅張易之兄弟。東之首謀其事。中宗即位以功擢拜

天官尚書封  
漢陽郡王。

盧若虛多才博物。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  
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  
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唐太宗立晉王為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  
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侏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  
鳴南陽。侏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  
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

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詰言。安妃有斲栗金跳脫。是臂飾。

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彥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遂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巖壑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韓於



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辯凝龍藝最多。盛德好  
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筆之辭。他日  
或荅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或從容問韓以雪兒  
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  
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  
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  
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  
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有奇麗

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又問癡龍何出。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後其人得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或曰。此隨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問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

曰。秦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壟在今雍丘。下黃為高齊所

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五代史記曰。李

珽。河西燉煌人。唐末為監察御史。後趙匡凝鎮襄陽。辟掌書記。梁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除考功

員外郎。知制誥。後為亂兵所殺。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

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

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

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江南徐鉉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猫亭。鉉疏得二十事。錯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嚙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死以示羣

臣。俱無知者。

湘山野錄曰。江南徐知諤為潤州節度使。溫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

僧錄

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

山。時或風撓飄擊急。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六一居士詩話曰。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辨縱橫。人莫能屈。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刃以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

正夏故疆也。

鄴道元水經注曰赫連氏以百鍊之鐵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

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河人。有獲玉印遺以懷法。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原甫。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甫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

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

封亞俗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宋末襄樊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

牽制搆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

師。將不攻自解。因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

洋別。鷗。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清。獻。  
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  
始。服。其。精。確。金履祥已見。

### 豪爽第十五

夫。豪。爽。者。略。於。檢。節。故。其。小。德。或。多。出。入。然。與。齷。齷。媿。  
嗇。縛。窄。家。人。細。務。狹。小。者。殊。矣。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住。  
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繁。亂。絲。付。

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謝承後漢

書曰。方儲。字聖明。丹陽人。仕至郎中。幼喪父。事母。母死。負土成墳。種樹千株。鸞鳥集其上。白兔遊其下。

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劉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

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

吟。鄴道元水經注曰。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為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

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

王右軍王羲之為會稽內史。謝公謝安就乞牋紙。右軍檢

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



節。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

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桓玄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

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劉毅家在京口。負約過常。嘗與州里士人往東堂共射。

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脩家人產業。桓弘以為中

兵參軍。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時庾仲豫。密謀討玄。後宋太祖以其貳於已。討誅之。時庾仲豫

為司徒長史。暫至京要。府中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庾相聞。曰。身久躡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庾素豪。徑前不荅毅語。諸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庾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庾甚不歡。俄頃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鷲豈能以殘炙見惠不。庾又不荅。後竟為毅所毀。沈約宋書

曰。庾悅。字仲豫。潁川鄆陵人。曾祖亮。晉太尉。祖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悅少為瑯琊王參軍司馬。桓立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遵承制。以悅為寧遠將軍。為劉毅挫辱。疽發背而卒。

王太常性豪爽。為吳郡太守。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

富沙門。太常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

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瑯琊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參

軍。稍遷太常卿。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于獄中賜死。

齊高祖於華林宴。命諸臣各効伎。王敬則脫朝服袒裸。

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

此。敬則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

名荅。

羊高昌初赴衡州。於兩艤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

玉。加之錦績。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

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南史曰。羊侃字祖忻。太山梁父人。父祉。仕魏。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

八寸。雅好文史。父使侃南歸。大通中封高昌侯。

孫德璉。南史曰。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

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

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

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為勝賞。南史曰。孫

雖武臣常於山齋設講肄業。玄儒之士冬夏資奉。而履身率易。不以名位驕物。甚為當世所稱。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

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雨。

將軍裴旻

李肇國史補曰。裴旻為龍華軍使。出守北平。

嘗請吳道玄畫天宮

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

為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

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

劉昫唐書曰。翰即李華宗人。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

居陽。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澗則奏樂。

神逸則綴文。唐詩紀事曰。皇甫曾。字孝常。為殿中侍御史。天寶中。兄弟進士。名相上下。時比張氏

景陽孟陽云。

于頔鎮襄陽。劉昫唐書曰。于頔。字允元。河南人。貞元中。為襄州刺史。非法聚斂。恣意虐殺。專以陵

上威下為務。卒謚厲。廬山符載齋書就于乞買山錢百萬。于即時

與之。唐詩紀事曰。符載。字厚之。蜀人。有奇才。始與揚衡。宋濟習業青城山。衡擢第。濟老死無成。唯載以王

霸自許。恥於常調。韋平鎮蜀。辟為支使。

裴寬罷郡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

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

段文昌

見已

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嘗半酣。鞞履於江

陵大街上。往來。雨下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當買此宅住。聞者皆笑。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劉义聞韓昌黎接天下士。徒步謁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

君為壽。

唐詩紀事曰。劉义節士也。放肆為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恃故時。

所員不能俛仰貴人。嘗謁韓昌黎。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之右。禁宗師見而獨拜。後歸齊魯。不知所終。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

雲。人瑞有鄭仁表。

唐詩紀事曰。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仕為起居郎。劉鄩少時。投

文於仁表。父洎。仁表。啗鄙之。鄩為相。仁表貶死。

王智興為徐州節度。一日諸從事會飲賦詩。智興至。從

事即屏去翰墨。智興言。適間作詩。何獨見某而罷。復以

箋陳席上。小吏亦置箋於智興前。智興引毫立成。曰。



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  
塞北烟塵我獨知。四座驚歎。監軍謂張祐曰。觀茲盛事。  
豈得無言。祐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  
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左右言書生  
諂辭耳。智興叱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生海內  
名士。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為王智興樂善善矣。劉

唐書曰。王智興。字匡諫。溫縣人。少驍銳。事徐州刺史李  
洧。洧以徐州歸國。智興累官徐州刺史。武寧節度使。

崔弘禮嘗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劉酒酣顧語曰。崔生獨

弘禮臂鷹  
與玄佐馳  
此明本弘  
禮玄佐五  
易

不知有此樂。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為公歡。弘禮臂鷹  
與玄佐馳。逐急緩在手。一軍盡驚曰。安得此奇客。

寇萊公有飲量。每飲賓席。嘗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  
油。雖溷軒馬廄。必用蠟炬。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  
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  
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即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  
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

力推挽。胡遂至顯位。

滕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客。時范尹京。滕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日至滕書室中。因明燭觀書。以俟其至。意將媿之。滕夜分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畧無懾懼。長揖問曰。公所讀何

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東都事畧曰。滕

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蓋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或以為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

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  
毀言日聞。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章敏。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  
度量。在大名於正寢後稍西。為堂五楹。其間洞然。不為  
房屋。號善養堂。蓋平日宴息之地。

蘓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  
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  
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  
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

明本無  
酒字。

邛。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  
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  
不足多也。

宋子京宋已見博學能文章。天資醞藉。好遊宴。自喜晚年

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脩。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  
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為尚書  
脩唐書。

宋子京脩唐書。嘗一日大雪。添繡幕。然椽燭一。秉燭二。

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為笑。

洪覺範至僭耳。嘗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

食以楨榔。覺範問母識蘓公否。母曰。識之。然無柰其好吟詩。公嘗杖而來。指西木榻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展開。書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覺範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空齧。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歌者袁絢嘗從東坡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月明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

自起舞。

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第二婢。每

就枕。即便雜奏於前。至熟寢。乃得去。

宋史曰。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三

子。沉毅有幹畧。與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仕至戶部侍郎。出知延州。以元祐黨人奪職。

蔡魯公守維揚。維揚特多過客。日夕盈府寺。一日蚤膳

召客。設涼餅。會者八人。俄報客繼至。公必留。偶來者不

已。坐客私語。蔡公卒迫留客。若是他食。輒咄嗟為尚可。



如涼餅者。柰何便辦。請共嘗之。及食時。計留客已四十。又冷淘皆至。仍精腆。時共稱之。

張天覺為渝州南川宰時。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會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張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

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

東都事畧曰。張商英。字天覺。蜀

州新津人。章惇薦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紹聖中遷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

防范祖禹為姦。以司馬光文彥博為負國。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極其稱美。至是追論其罪。其說請不常如此。喜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

張紘巖

張浚已見

屯兵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

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簾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翊日斬死囚拘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湖為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星為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詞。命諸伎合唱。甚歡。因以紅羅百匹賞之。書史會要曰。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歷陽烏江人。讀書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紹聖中廷對第一。官至顯謨殿直學士。篆書極工。大字亦佳。揚萬里謂安國書甚真而放。揚州有一趙氏。富而好客。家有明月樓。一時諸名公題詠。多未當其意。後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至樓上。盛筵相款。所用皆銀器。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

1242.1  
39

1403169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書曰。春風閨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甚喜。撤酒器為贈。

語林卷二十一